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五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吳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六十八

起咸通十一年盡僖宗乾符三年凡七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下

咸通十一年春正月甲寅朔羣臣上尊號曰睿文英武明德至

仁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西川之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

時成都但有子城亦無壕人所占地各不過一席許雨則戴箕盎

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之

成都記摩訶池在張儀子城內隋蜀王秀取土

築廣子城因為池有胡僧見之以摩訶宮毘羅蓋胡僧謂摩訶為大宮毘羅為龍謂此池廣大有龍耳因名摩訶池或曰慈摩訶所

開非也池今存成將士不習武備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

都縣東南十二里魯使攝參謀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

考異曰新傳曰瀘州刺史楊慶復里者舊傳云嘉州說也

今從解

共修守備選將校分職事立戰棚具礮槓造器備嚴警邏

先是西川將士多虛職名亦無稟給至是揭榜募驍勇之士補以

實職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

少材勇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

勉乎皆歡呼踊躍於是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

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行魯彭州人也戊午

蠻至眉州耽遣同節度副使王偃等齎書見其用事之臣杜元忠

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止只繫雅懷路嚴章係衡上言康承

訓討胤勛時逗撓不進又不能盡其餘黨又貪虜獲不時上功幸

西貶蜀王傅分司

蜀王信皇子也考異曰新傳曰宰相路巖章係衡劾承訓討賊運饒食虜獲不時上功貶蜀王

傅分司東都案此時保衡未為相蓋以向主之故上川其言故得承訓也

尋再貶恩州司馬

南詔

進軍新津

新津漢武陽縣後周改為新津唐屬蜀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七十里

定邊之北境也盧耽

遣同節度副使譚奉祀致書於杜元忠問其所以來之意蠻酋之

不還耽遣使告急於朝且請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患朝廷命知

四方館事太僕卿支詳為宣諭通和使蠻以耽待之恭亦為之盤

桓而成都守備山是粗完甲子蠻長驅而北陷雙流

雙流漢廣都縣地隋置雙

流縣唐屬成都府九域志在府南四十里

庚午耽遣節度副使柳榮往見之杜元忠授

榮書一通曰此通和之後驃信與軍府相見之儀也其儀以王者

自處語極驕慢又遣人負綵幕至城南云欲張墮蜀王聽軍以居

驃信

隋蜀王秀鎮蜀起驃事極為宏壯

癸酉廢定邊軍復以七州歸西川是日蠻

軍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耽遣先鋒遊奕使王暨至漢州調援軍

且趣之時興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蠻滂以忠武義

成徐宿四千人自導江奔漢州就援軍以自存丁丑王暨以興元

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於毗橋

毗橋在漢州南界

遇蠻前鋒與戰不利退保

漢州時成都日望援軍之至而竄滂自以失地

謂失定邊軍也

欲西川相

繼陷沒以分其責每援軍自北至輒說之曰蠻眾多於官軍數十

倍官軍遠來疲弊未易遽前諸將信之皆狐疑不進成都十將李

自孝陰與蠻通欲焚城東倉爲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蠻果

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二月癸未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

上以鉤纆挽之使近

梯雲梯衝衝車也纆屈轉其索如纆鉤施於其端

投火沃油焚之攻

者皆死盧耽以楊慶復攝左都押牙李驤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

二千餘人會暮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爲

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後

數日賊取民離重沓溼而屈之以爲違

違當作違編竹以覆舟曰違言溼離而屈之狀如舟

之眠

置人其下舉以抵城而刷之

刷斫也掘也

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然

慶復鎔鐵汁以灌之攻者又死乙酉支詳遣使與蠻約和丁亥蠻

歛兵請和戊子遣使迎支詳時顏慶復援軍將至詳謂蠻使曰受

詔詣定邊約和今雲南乃圍成都則與鄰日詔旨異矣且朝廷所

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平蠻見和使

不至庚寅復進攻城辛卯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初韋皋招南詔以

破吐蕃既而蠻訴以無甲弩皋使匠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

又東蠻苴那時勿鄧夢衝三部助皋破吐蕃有功

事見二百三十三卷德宗興元

五年其後邊吏遇之無狀東蠻怨唐深由附於南詔每從南詔入寇

爲之盡力得唐人皆虐殺之南詔每俘唐人必剝耳鼻而縱之既

而括人刻木爲耳鼻者十八朝廷貶寶滂爲康州司戶以顏慶復

爲東川節度使凡接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癸巳慶復至新都九

志新都縣在成都府北四十五里蠻分兵往拒之甲午與慶復遇慶復大破蠻軍

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楮以助官軍芟刀農家所以芟草○芟

音三呼聲震野乙未蠻步騎數萬復至會右武衛上將軍宋威以忠

武二千人至卽與諸軍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

山威進軍沱江驛沱江驛在成都府新繁縣西貢嶺山導江別爲沱距成都三十里蠻遣

其臣楊定保詣支詳請和詳曰宜先解圍退軍定保還蠻圍城如

故城中不知援軍之至但見其數來請和知援軍必勝矣戊戌蠻

復請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違荅之蠻以援軍在近攻城尤急驛

信以下親立矢石之間庚子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升僊橋升僊橋秦時李冰所起舊名七星橋

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比明官軍乃覺之初朝廷

使顏慶復救成都命宋威屯綿漢為後繼綿漢二州名威乘勝先至城

下破蠻軍功居多慶復疾之威飯士欲追蠻軍城中戰士亦欲與

北軍合勢俱進慶復牒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新穿水

九城志蜀州新津縣有新穿鎮造橋未成狼狽失度三日橋成乃得過斷橋而去

甲兵服物遺棄於路蜀人甚恨之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數千

保邛州蠻圍之二日不克亦捨去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壘門城城門

之外別築垣牆以遮城門謂之穿壘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斬木

塞門今人謂之八卦壘者是也為鹿角植之城外以限衝突今人謂之排板者是分立案屋謂

之營以居士卒城上分立小屋使守卒居之以俟望謂之鋪蠻

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先是西川牙將有職無官及拒卻南詔者四人以功授監察御史堂帖人輸堂例錢三百緡貧者苦之三月左僕射同平章事曹確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確精於儒術器識謹重動循法度及居相位廉儉貞苦君子稱之夏四月丙午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韋係衡同平章事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爲羣盜散居兗鄆青齊之間詔徐州觀察使夏旻瞳招諭之五月丁丑以邛州刺史吳行營爲西川副使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弱翁奔新息新息漢古縣唐屬蔡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二百五十五里去光州九里左補闕楊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冤當訴於朝廷眞諸典刑豈得羣黨相聚擅自斥逐亂上下之分此風殆不可長宜加嚴誅以懲來者上令百官議處置徐州之宜六月丙午太子少傅

李膠等狀以爲徐州雖屢構禍亂未必比屋頑凶蓋由統御失人

是致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

謂降節度
爲觀察使

兵額尙存以爲支郡則糧

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向

因攻守結釁已深宜有更張庶爲兩便詔從之徐州依舊爲觀察

使統徐濠宿三州泗州爲團練使割隸淮南 加幽州節度使張

允伸兼侍中 秋八月乙未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殺翰林醫

官韓宗劭等二十餘人悉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劉瞻召諫官使言之諫官莫敢言者乃自上言以

爲脩短之期人之定分賢愚共一今古攸同喬松薜花稟氣各異

至如錢鏐壽考不因有智而延齡顏子早亡不爲不賢而促壽此

皆含靈稟氣脩短自然之理也昨公主有疾深軫聖慈宗劭等診

療之時惟求疾愈備施方術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雖
謬誤之愆死未塞責而原其情狀亦可哀矜百陛下震怒械繫老
幼三百餘人咸云宗劭荷恩之日寸祿不濡及其進藥之時片辭
莫與此乃禍從天降罪非己爲物議沸騰道路嗟歎奈何以達理
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蓋由安不慮危忿不思難之故也伏
願少回聖慮寬釋繫者上覽疏不悅瞻又與京兆尹溫璋力諫於
上前上大怒叱出之 魏博節度使何全皞年少驕暴好殺又減
將士衣糧將士作亂全皞單騎走追殺之 何進滔得魏博傳三世四十二年而滅 推
大將韓君雄爲留後成德節度使王景崇爲之請旌節九月庚戌
以君雄爲魏博留後 丙辰以劉瞻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貶
溫璋振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夕仰藥卒敕曰苟

無殺害何至於斯惡實貫盈死有餘責宜令三日內且於城外權

瘞俟經恩宥方許歸葬使中外快心姦邪知懼己已貶右諫議大

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誥楊知至禮部郎中魏謩等於嶺南皆坐

與劉瞻親善為韋保衡所逐也知至汝士之子汝士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

年魏扶見二百四十八保衡又與路巖共奏劉瞻云

與醫官通謀誤投毒藥丙子貶瞻康州刺史康州去京師五百七十里翰林

學士承旨鄭畋草瞻罷相制辭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卻四方

之路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梧州

漢蒼梧郡所治廣信縣地唐置梧州去京師五百里御史中丞孫璿坐為瞻所引用亦貶

汀州刺史路巖素與劉瞻論議多不叶瞻既貶康州巖猶不快閱

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驩州司戶驩州陸路至長安一萬二千四百五十二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二唐紀六十八

里水路一萬七千里考異曰實錄新傳皆云嚴志欲殺之賴幽州節度使張公素表論瞻寬乃止案是時張允伸鎮幽州云公素恐也

冬十月癸卯以西川留後吳行營爲節度使十一月辛亥

以兵部尙書鹽鐵轉運使王鐸爲禮部尙書同平章事鐸起之兄

子也王起見二百四十丁丑復以徐州爲感化軍節度徐州本

中有銀刀之亂罷節鎮十二月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同平章

事以左金吾上將軍李國昌爲振武節度使

辛咸通十二年春正月辛酉葬文懿公主詔百官祭於韋氏之庭

以金銀飾萬車歐服而火之韋氏之人爭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銀

凡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與以錦繡珠玉爲儀衛明器輝煥三十餘

里浴金爲俑怪寶千計寶璽中與乳保同葬賜酒百斛餅餤四十

棗駝以飼休夫休夫葬柩之夫也上與郭淑妃思公主不已樂工

李可及作歎百年由其聲懷惋聞者流涕

數百年曲歷級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少時類

好壯時追歡極樂老時衰頹之狀其聲凄切感動人心

又教舞者數百人發內庫雜寶爲其

首飾以絁八百匹爲地衣舞罷珠璣覆地

以魏博留後韓君雄

爲節度使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勢傾

天下旣而爭權浸有隙保衡遂短巖於上夏四月癸卯以巖同平

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巖出城路人以瓦礫擲之權京兆尹薛能巖

所擲也巖謂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饒能徐舉笏對曰歸來宰相

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

府司謂京兆府所司

巖甚慙能汾州人也五月上

幸安國寺賜僧輩謙僧澈沈檀講坐二各高二丈設萬人齋秋

七月以兵部尙書盧耽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冬十月

以兵部侍郎鹽鐵轉運使劉鄩爲禮部尙書同平章事

王咸通十三年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得風疾請委軍政就
醫許之以其子簡會知畱後疾甚遣使上表納旌節丙中薨允伸
鎮幽州二十三年勤儉恭謹邊鄙無警上下安之 二月丁巳以
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于琮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刑部侍郎判戶
部趙隱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隱存約之子也有約與李絳同死
於興元亂兵隱傷父死非命與兄隱泣守松楸杜門讀書不應辟
召者幾十年家貧與隱同耕以養母雖姻宗之富未嘗干以財利
及登台輔退朝侍母猶布衣也人稱其淡素 平州刺史張公素
素有威望爲幽人所服張允伸薨公素帥州兵來奔喪張簡會懼
三月奔京師以爲諸衛將軍 汎言諸衛將軍不言何衛史略之也 有二星從天際
而上相從至中天狀如旌旗乃墮 夏四月立皇子保爲吉王傑

爲壽王倚爲睦王 浙江東西道地震 以張公素爲鳳龍門後

五月國子司業韋殷裕詣閣門告郭淑妃弟內作坊使敬術陰

事上大怒杖殺殷裕籍沒其家

考異曰續實錄曰內作使郭敬術與宰臣韋保衡張能順類於內

宅飲酒著通郭妃荒蕩頗甚每封進文書於金合內詐稱果子內連郭妃郭敬述外結張能順國子司業韋殷裕擬傾皇祚別立太子事泄遽加貶降五月十四日內榜子貶工部尚書嚴郾郴州刺史給事中李貺勤州刺史給事中張鐸滕州刺史左金吾大將軍李敬仲信州司戶國子司業韋殷裕救京兆府決痛杖一頓處所家貶妻女沒官又貶敘州刺史韋君卿愛州崇平縣尉右僕射右羽林統軍張直方康州司馬續又貶駙馬于琮並扶會與韋保衡同謀不執事其月十七日又貶尚書左丞李當道州刺史吏部侍郎王潤甫州刺史左常侍李都賀州刺史翰林承旨張勗封州司馬中書舍人封彥卿潮州司戶諫議大夫楊謏新州司戶駙馬韋保衡雷州刺史又貶信州澄邁縣尉又貶驩州常流百姓又賜自盡多貲沒官仍三族不許朝廷錄用其語雜亂無稽今從實錄

乙亥閣門使田獻銘奪紫改橋陵使以其受殷裕狀故也殷裕妻

父太府少卿崔元應妻從兄中書舍人崔沆季父君卿皆貶嶺南

官給事中杜裔休坐與殷裕善亦貶端州司戶沆鉉之子崔鉉見二百四

十七卷武宗會昌三年裔休悰之子也 丙子貶山南東道節度使于琮為

普王傅分司普王顯皇帝子也後踐祚是為僖宗韋保衡譖之也辛巳貶尚書左丞

李當吏部侍郎王渢左散騎常侍李都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

張昺前中書舍人封彥卿左諫議大夫楊塾癸未貶工部尚書嚴

祁給事中李貺張鐸左金吾大將軍李敬仲起居舍人蕭遘李渢

鄭彥特李藻皆處之湖嶺之南坐與琮厚讐故也貺漢之子遘實

之子也李漢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太和九年蕭實見二百五十五卷五年甲申貶前平盧節度使

于琬為涼王府長史分司涼王伾皇子也前湖南觀察使于瓌為袁州刺

史瓌琬皆琮之兄也尋再貶琮韶州刺史隋於曲江縣置韶州以縣北八十里韶石為名

至京師四千九百三十二里琮妻廣德公主上之妹也與琮偕之韶州行則肩

與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尊卑無不如禮內外稱之 六月以盛龍

畱後張公素為節度使 敕天下州府應逃亡戶口其賦稅差科

不得攤配見在人戶 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為郎官憚左丞李

璿方嚴恐其不放上 尚書左右丞分總六曹二十四司郎官凡除授非其人左右丞得以糾劾之不令赴省供職

先遣人達意璿曰朝廷遷除不應見問秋七月乙未以璿為宣

歙觀察使 八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薨沙州長史曹義金代領

軍府制以義金為歸義節度使是後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鶻陷

甘州自餘諸州隸歸義者多為羌胡所獲 自唐末迄於宋朝河湟之地遂悉為戎中國不能復

取 冬十二月追上宣宗諡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

神聰懿道大孝皇帝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恃功恣橫專殺長吏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二 唐紀六十八 九 思補

朝廷不能平徙國昌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不赴

○咸通十四年春三月癸巳京師雨土是日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眾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廣造浮圖寶帳香鑪幡花幢蓋以迎之皆飾以金玉錦繡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間道路車馬晝夜不絕夏四月壬寅佛骨至京師導以禁軍兵仗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亙數十里儀衛之盛過於郊祀元和之時不及遠矣富室夾道爲綵樓及無遮會競爲侈靡上御安福門降樓膜拜流涕霑臆賜僧及京城耆老嘗見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國崇化寺宰相已下競施金帛不可勝紀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 五月

丁亥以西川節度使路巖兼中書令

考異曰錦里耆舊傳十二年八月路公川遊咸寧寺策奏

於邛州置定邊軍節度使復制扼大渡河脩邛峽關南路米點糧
丁子弟教之研剗刀兩義將軍主管教練兵士新傳嚴至西川承
襲盜過後嚴力川備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渡治故關取糧丁子
弟教擊刺補屯籍由是西山入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令案置定
邊軍乃李師望舊傳新傳皆誤也

南詔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經略使秦匡謀

兵少不敵棄城奔荆南荆南節度使杜悰因而奏之六月乙未敕
斬匡謀籍沒其家貲親族應緣坐者令有司搜捕以聞匡謀鳳翔
人也悰之囚匡謀也以爲降黜而已及蒙大戮遂駭愕而卒悰于
大議論往往有所合然才不周用雖出入將相而未嘗薦建幽隱
佑之素風衰焉故時號秃角犀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鐸同
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時韋保衡挾恩弄權以劉瞻于琮先在相
位不禮於己譖而逐之王鐸保衡及第時主文唐禮部校文主
司謂之主文蕭
遊同年進士也二人素薄保衡之爲人故保衡皆擯斥之考異曰
舊傳曰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四 徽宗咸通十四年

係衝以楊收路康在中書不加禮接其擊逐之案收獲罪時係衝未為相蓋係衝雖為學士韓宗寵任之故能潛收也又曰公主薨自後惡禮漸薄案路康子琮王輝肅遺被擯皆在公主薨後今從實錄

秋七月戊寅上疾大漸左

軍中尉劉行深右軍中尉韓文約立少子普王儼考異曰范質五代通錄梁李振

謂陝州護軍韓彝範曰懿皇初升遐韓中尉殺長立少以利其權遂亂天下今將軍復欲爾邪彝範即文約孫也案懿宗八子僖宗第五餘子新舊書不載長又不知

言所終不知所殺者果何王也 庚辰制立儼為皇太子考異曰錄曰其日宰相蕭等直至寢幄問疾上微道朕一字而止翠臣不覺號哭失聲中外悉皆坐泣案是時宰相韋係衝最在上蕭鄴不為相

今不取權句當軍國政事辛巳上崩於咸寧殿年四十一遺詔以韋係

衝攝冢宰太子即位八月丁未追尊母王貴妃為皇太后劉行深

韓文約皆封國公

韓文約皆封國公

〔史臣曰臣嘗接咸通耆老言恭惠皇帝器本中庸流於近習所

親者巷伯所昵者桑門以蠱惑之侈言亂驕淫之方寸欲無怠

荒其可得乎及贊結楚陬奸生戍卒環海動搖蒸人蕩覆然猶
削軍賦而飾伽藍困民財而修淨業以諛佞爲愛己謂忠諫爲
妖言爭趨險陂之途罕勵貞方之節是以干戈布野蟲旱彌年
佛骨纒入於應門龍輻已泣於蒼野自茲龜玉之不昌固其宜
矣黃髮遺叟言之涕零

關東河南大水

九月有司上先太后諡曰惠安

先太后謂上母王貴妃也

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韋係衡怨家告其陰事貶係衡賀州刺史
樂工李可及流嶺南可及有寵於懿宗嘗爲子娶婦懿宗賜之
酒二銀壺啟之無酒而中實右軍中尉西門季元屢以爲言懿宗
不聽可及嘗大受賜物載之官車季元謂曰汝他日被家此物覆
應以官車載還非爲受賜徒煩牛足耳及流嶺南籍沒其家果如

季元言 以西川節度使路巖兼侍中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中

書令魏博節度使韓君雄盧龍節度使張公素天平節度使高駢

竝同平章事君雄仍賜名允中 冬十月乙未以左僕射蕭傲爲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韋保衡再貶崖州澄邁令

澄邁隋縣唐屬瓊州九域志在

州西五尋賜自盡又貶其弟翰林學士兵部侍郎保乂爲賓州司

戶所親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劉承雍爲涪州司馬承雍禹錫之子

也 癸卯赦天下覓水旱州縣租賦 西川節度使路巖喜聲色

游宴委軍府政事於親吏邊咸郭勣皆先行後申上下畏之嘗大

閱二人議事默書紙相示而焚之軍中以爲有異圖驚懼不安朝

廷聞之十一月戊辰徙巖荆南節度使咸勣潛知其故遂亡命

以右僕射蕭鄴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十二月己亥詔送佛

骨還法門寺 再貶路巖為新州刺史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上之上

初名儼改名儼懿宗第五子
在位十五年改元五乾符

大廣明一中和四
光啟三文德一

神咸通十五年春正月丁亥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以為陛下初臨

大寶立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

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號至海

號州東
至于海

麥纔半收

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磴蓬實為麴糵槐葉為齋或更衰穰亦

難收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

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

戶部

轉運鹽鐵
為三司

督趣甚急動加撻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

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儻不

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並一切停徵以俟蠲
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至深春之後有菜葉木芽繼以桑椹
漸有可食在今數月之閒尤為窘急行之不可稽緩敕從其言而
有司竟不能行徒為空文而已 路巖行至江陵敕削官爵長流
儋州巖美姿儀囚於江陵獄再宿須髮皆白尋賜自盡籍沒其家
巖之為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別取結喉三寸以進
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賜死之榻也邊戚郭
籌捕得皆伏誅初巖佐崔鉉於淮南為支使 唐制節度使幕屬有
掌書記觀察有支使
以掌表牋書翰 鉉知其必貴曰路十終須作彼一官 作彼一官既
亦書記之任也 鉉知其一官 謂作相也 既
而入為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監察入翰林也
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皆如鉉言 以

太子少傅于琮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二月甲午葬昭

聖恭惠孝皇帝於簡陵簡陵在京兆富平縣西北四十五里廟號懿宗 以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趙隱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以華州刺史裴坦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以虢州刺史劉瞻為刑部尚書瞻之貶也

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長安

城中分東瞻聞之改期由它道而入考異曰玉泉子見開錄曰初

為之痛惜迨將至京東西市豪俠共率泉帛募集百戲將迎於城

外瞻知之差期而易路焉瞻為相亦無它才能徒以路嚴遭時嫉

怒瞻為所排而人心歸向其貨未足譚也裴瞻以清慎著聞及

懿宗暴怒瞻獨能不顧其身救數百人之死而玉泉子以為未足

譚不亦夏四月辛卯以旱慮囚 五月乙未裴坦薨以劉瞻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瞻南遷劉鄩附於韋路其短之韋路謂韋

及瞻還為相鄩內懼秋八月丁巳朔鄩延瞻置酒於鹽鐵院瞻歸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二 唐紀六十八 十三

而遇疾卒未薨時人皆以為鄴鳩之也贍為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畱儲無第舍四方獻餽不及門行己終始

完遂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崔彥昭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彥昭

羣之從子也兵部侍郎王凝正雅之從孫也王正雅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太和五年

其母彥昭之從母凝彥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嘗袂衣見彥昭便服不具禮也

且戲之曰君不若舉明經彥昭怒遂為深仇唐世重進士而輕明經故

當時有焚香禮進士設幕試明經之語及彥昭為相其母謂侍婢曰為我多作襪履

王侍郎母子必將竄逐吾當與妹偕行彥昭拜且泣謝曰必不敢

凝由是獲免利楊收路嚴韋係衡皆坐朋比賄賂死及肅敬秉政

矯革之而彥昭協力故百職修舉察而不置冬十月以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劉鄴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以吏部侍郎鄭畋為

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盧攜守本官竝同平章事

十一月庚寅日南至

冬至日南至夏至日北至

羣臣上尊號曰聖明聰睿仁哲

明孝皇帝改元乾祐

魏博節度使韓允中薨軍中立其子節度

副使簡爲畱後

南詔寇西川作浮梁濟大度河防河都知兵馬

使黎州刺史黃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

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詰朝

俱濟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力戰三日景復陽敗走蠻盡銳追之

景復設三伏以待之蠻過三分之二乃發伏擊之蠻兵大敗殺二

千餘人追至大度河南而還復脩完城柵而守之蠻歸至之羅谷

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合鉦鼓聲聞數十里復寇大度河與唐

夾水而軍詐云求和又自上下流潛濟與景復戰連日西川援軍

不至而蠻眾日益累復不能支軍遂潰 十二月党項回鶻寇天

德軍 威化軍奏羣盜寇掠 威化軍治徐州 羣盜麻助餘黨 州縣不能禁敕充耶

等道出兵討之 南詔乘勝陷黎州入邛崃關攻雅州大度河濱

兵奔入邛州 九域志雅州東北至邛州一百六十里 成都驚擾民爭入城或北奔它

州城中大為守備而壘壘比鄰時嚴固驃信使其坦緯遺節度使

牛叢書云 坦緯南詔清平官之首也 非敢為寇也欲入見天子面訴數十年為

說人離間冤抑之事儻蒙聖恩矜恤當還與尚書永敦鄰好今假

道貴府欲借蜀王廳畱止數日即東上 詐言將自成都而東上長安 叢素懦怯

欲許之楊慶復以為不可斬其使者畱二人授以書遣還書辭極

數其罪嘗辱之蠻兵及新津而還 宋白曰新津縣本吳越為郡武陽縣地李唐益州記云阜里江

津之所曰新津市周北圖記云閬南元年必 叢恐蠻至豫焚城外 此立新津縣九域志縣在蜀州東南七十里

民居蕩盡

考異曰錦里舊傳咸通十四年十一月五日雲南蠻寇再犯大度河黃景復擊敗之十二月二十五日復攻

大度河三十日蠻乘勝進攻黎州十二月二十八日蠻來只到新津前後蜀州界左右使退竟不到城下案咸通十四年南詔寇西川事舊紀南詔傳唐年補錄唐錄備闕續資運錄皆無之蜀耆舊傳載之甚詳新書取之作南詔傳而實錄但云十二月西川奏南蠻入寇黎州刺史黃景復擊退之新紀但云十二月雲南蠻寇黎州蓋亦出於耆舊傳耳舊紀乾符元年冬南詔蠻寇西蜀詔河西河市山南西道東川徵兵赴援實錄乾符元年十月西川奏雲南蠻入寇十二月雲南寇西川坦緯致書於牛叢欲求入覲河東山南西道及東川兵援之月末又云南蠻侵犯黎州而成都守禦無備殊不拒敵險河越嶺洞無離障賴積雪丈餘遂阻隔奔衝之勢又耶雅二州刺史望風奔遁蠻燒劫一空牛叢不曉兵失於探候而奏報差誤詔切責之蠻劫略黎雅間破黎州入耶味關成都閉三日蠻乃去新紀乾符元年十二月雲南蠻寇黎雅二州河西河東山南東道東川兵伐雲南案實錄咸通十四年十一月七日路巖始移荆南八日牛叢始除西川而耆舊傳蠻入寇皆載任內事恐誤先一年也實錄新紀因此於十四年十二月添雲南寇黎州事實皆在乾

符元年冬也

蜀人尤之詔發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兵援之仍命天

平節度使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

以韓簡爲魏博畱後

商州

刺史王樞以軍州空窘減折糴錢

德宗時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爲虛估給之而繆以惡

惡皆州縣剝削謂之折納其後又以稅物折錢使輸米粟謂之折糴

民相帥以白梃毆之又毆殺官

吏二人朝廷更除刺史李誥到官收捕民李叔汝等三十餘人斬

之初回鶻屢求冊命詔遣冊立使郝宗莒詣其國會回鶻爲吐

谷渾鹽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詔宗莒以玉冊國信授靈鹽節度

使唐宏夫掌之還京師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

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

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蠶起州

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

人王仙芝始聚眾數千起於長垣

滑州匡城縣本後齊之長垣縣開皇十六年改曰長城是年又

分韋城縣置長垣縣新志匡城有長垣縣宋朝以長垣縣屬開封府九域志在府東北一百五里考異曰實錄二年五月仙芝反於

長垣索續寶運錄濮州賊仙芝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兼海內諸
豪都統傳檄諸道檄未稱乾符一年正月三日則仙芝起必在二
年前今置
於歲末

乙未乾符二年春正月丙戌以高駢爲西川節度使 己丑上朝獻

太清宮庚寅朝享太廟辛卯祀圓丘救天下 高駢至劍州先遣

使走馬開成都門 考異曰錦里耆舊傳鄆州節度使高用公駢乘
急詔除劍南四川節度副大使乾符元年正月

二十一日行李到劍州先遣使走馬開城門並令放出百姓二月
十六日至府都開城門並放人出今從寶錄置今年又劍州至成
都止十二程驛正月二十一日自劍州遣使走馬開城門二月十
六日始至府下又云驛三十日到上案長歷二月小無三十日蓋
二十六日誤爲
二月十六日也或曰蠻寇逼近成都相公尙遠萬一稀突奈何駢

曰吾在交趾破蠻二十萬眾 事見二百五十卷
懿宗咸通七年蠻聞我來逃竄不

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其處污
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城縱民出各復常業

乘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兵去

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枝梧今西川新舊兵已多所發長武郾坊

河東兵徒有勞費竝乞勒還敕止河東兵而已

考異曰舊紀此奏在元年十二月今

因駢開成都門書之

上之爲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卽位使知

樞密遂擢爲中尉

考異曰舊本紀此年正月令孜爲右軍中尉新傳云帝卽位擢爲左神策中尉舊傳但云神策

中尉今

上時年十四專事游戲

考異曰續實錄曰上是年十五歲中朝故事曰僖宗皇帝以咸通

三年降誕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卽位年十二案舊紀亦云咸通三年五月八日生於東內卽位年十二今從之

政事一委

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

不關白於上每見常白備果食兩盤與上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

退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

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

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高駢至成都明日發步騎五千追南詔

至大度河殺獲其眾擒其酋長數十人至成都斬之修復耶味關

大度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號平夷軍馬湖鎮當馬湖江之要又

築城於沐源川皆蠻入蜀之要路也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

復入寇駢召黃景復實以大度河失守腰斬之考異曰耆舊傳載

年三月十五日實錄則載此事於二年三月今事從耆舊傳年從實錄駢又奏請自將本管及天平

昭義義成等軍共六萬人擊南詔詔不許先是南詔督爽屢牒中

書南詔清平官坦綽布變久贊之下有幕爽主兵琮爽主戶籍慈

爽主禮調爽主州勸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萬爽主財用引爽

主客禾爽主商賈亦皆清平官爽猶言省也督爽總三省也 謝語怨望中書不答盧攜奏稱如

此則贊益驕謂唐無以荅立數其十代受恩以責之南詔之先曰細奴邏高宗

朝遣使入朝生道盛炎避盛炎生炎開炎開死弟盛邏皮立盛邏

義子曰問遲鳳閣遲鳳子曰迎異鳳迎異子曰異年尋異年尋
子曰尋問勸尋問勸子曰勸龍晟勸龍晟弟曰勸利勸利弟曰豐
祐豐祐死而酋龍立自細奴邏及酋龍十三代中間鳳
迎異未立而死而豐祐酋龍與唐為敵是受恩三代也然自中書

發牒則嫌於體敵請賜高駢及嶺南節度使辛諱詔使錄詔白牒

與之錄詔白今謂之錄白是也從之三月以魏博留後韓簡為節度使去

歲感化軍發兵詣靈武防秋會南詔寇西川敕往救援蠻退遣還

至鳳翔不可詣靈武欲擅歸徐州內養王裕本都將劉逢搜擒唱

帥者胡雄等八人斬之內養亦官者也眾然後定初南詔圍成都楊慶

復以右職優給募突將以禦之成都由是獲全及高駢至悉令納

牒牒職牒也又託以蜀中屢遭蠻寇人未復業停其稟給突將皆忿怨

駢好妖術每發兵追蠻皆夜張旗立隊對將士焚紙遣人馬散小

豆曰蜀兵懦怯今遣元女神兵前行軍中壯士皆恥之又索闔境

官有出於胥吏者皆停之令民間皆用足陌錢陌不足者皆執之

劾以行賂取與皆死刑罰嚴酷由是蜀人皆不悅夏四月突將作

亂大譟突入府廷駢走匿於廁間突將索之不獲天平都將張傑

帥所部數百人被甲入府擊突將高駢自天平徙西川突將撤牙

前儀注兵仗節度使牙前列兵仗以壯威容無者奮挺揮拳乘怒氣力闕天平軍

不能敵走歸營突將追之營門閉不得入監軍使人招諭許以復

職名稟給久之乃肯還營天平軍復開門出為追逐之勢至城北

時方修毬場役者數百人天平軍悉取其首還詣府云已誅亂者

駢出見之厚以金帛賞之明日勝謝突將悉還其職名衣糧自是

日令諸道將士從己來者更直府中嚴兵自衛加成都節度使

王景崇兼侍中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戰功今通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八 忠補

州靜海縣南有狼山五山相連上接大江下達巨海絕江南渡抵蘇州常熟縣福山鎮順江東至崇明沙揚帆乘順南抵明州定海縣陶隱居所謂狼五山對句章岸者也

節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論訴不獲遂劫庫兵作亂行收黨眾近萬人攻陷蘇常

蘇常二州名相去一百八

里乘舟往來泛江入海轉掠二浙南及福建大爲人患

考異曰新紀浙西突

陳將王郢反五月遣右龍武大將軍宋皓討之案四年郢執劉寶始命皓討之置此誤也程匡采唐補記曰浙西突將王郢反聚黨

萬眾燒掠蘇常三年正月貶蘇州刺史李綸以郢亂棄城故也舊紀二年海賊王郢攻剽浙西郡邑實錄乾符三年二月浙西突

陳將王郢等六十九人劫庫兵爲亂三月浙西奏于郢聚眾萬人攻陷州縣續寶運錄曰元年王郢於兩浙叛救孝山北兵士討之

不逾月而克乃紬郢於闕下今從舊紀

庚辰太白晝見五月以太傅分司令狐

綯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司空同平章事蕭倣薨

考異曰舊傳曰俄而

盜起河南內官握兵王室濁亂倣氣勁論直同列忌之罷知政事出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遇亂不至京師而卒舊紀三年春正

月己卯倣倣以病免罷爲太子太傅新紀此月蕭倣薨新倣以廉傳亦云卒於位爲嶺南節度在前舊紀傳皆誤今從實錄倣以廉

直顯於時嘗爲嶺南節度使南海故多奇珍倣於月俸之外不以
一物入門家人疾病須槁梅和藥左右於公廚取之倣知而命還
促買於市及爲相亦以鯁直爲同列所忌 六月以御史大夫李
蔚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辛未高駢陰籍突將之名使人夜掩
捕之圍其家排牆壞戶而入老幼孕病悉驅去殺之嬰兒或撲於
階或墜於柱流血成渠號哭震天死者數千人夜以車載尸投之
於江有一婦人臨刑戟手大罵曰高駢汝無故奪有功將士職名
衣糧激成眾怒幸而得免不省己自咎乃更以詐殺無辜近萬人
天地鬼神豈容汝如此我必訴汝於上帝使汝它日舉家屠滅如
我今日冤抑汚辱如我今日驚憂惶恐如我今日言畢拜天怫然
就戮久之突將有自戍役歸者駢復欲盡族之有元從親吏王殷

諫曰相公奉道宜好生惡殺此屬在外初不同謀若復誅之則自危者多矣駢乃止 王仙芝及其黨尙君長攻陷濮州曹州眾至

數萬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爲仙芝所敗冤句人黃巢亦聚

眾數千人應仙芝

冤句漢縣唐屬曹州九域志在州西四十五里黃巢始此口句音勦

巢少與仙芝

皆以販私鹽爲事集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

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

之間眾至數萬

盧龍節度使張公素性暴戾不爲軍士所附大

將李茂勣本回鶻阿布思之族回鶻敗降於張仲武仲武使戍邊

屢有功賜姓名納降軍使陳實言者幽之宿將爲軍士所信服

納降

軍在幽州

丁零川 茂勣潛殺實言聲云實言舉兵向薊公素出戰而敗奔

京師茂勣入城眾乃知非實言也不得已推而立之朝廷因以爲

爾後 秋七月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

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皆賀 八月以李茂勳為盧

龍節度使 九月右補闕董禹諫上游畋乘驢擊毬上賜金帛以

褒之邠甯節度使李侃奏為假父華清宮使道雅求贈官李侃為宦者假

子禹上疏論之語頗侵宦官樞密使楊復恭等列訴於上冬十月

禹坐貶郴州司馬谷永專攻上身不失為九卿王章斥言王恩則死於牢獄嗚呼有以也哉復恭欽義

之養孫也楊欽義見二百四十 昭義軍亂大將劉廣遂節度使

高湜自為留後以左金吾大將軍曹翺為昭義節度使 回鶻還

至羅川唐甯州真甯縣隋羅川縣也其地即漢上郡陽周縣地宣宗大中二年回鶻西奔至是方還 十一月遣

使者同羅榆祿入貢賜拯接絹萬匹 羣盜浸淫剽掠十餘州至

於淮南多者千餘人少者數百人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

軍節度使監軍加討捕及招懷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
度使朱威表請以步騎五千別爲一使兼帥本道兵所在討賊仍
以威爲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仍給禁兵三千甲騎五百因詔河
南方鎮所遣討賊都頭竝取威處分是歲徵處士蘇州陸龜蒙
爲左拾遺詔下而龜蒙已卒龜蒙字魯望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
明春秋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
樂拂衣而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貫無十日計不
少輟也家貧苦飢身操畚鍤採刺無休時或憫其勞荅曰堯舜徵
瘠瘠音瘠物病大禹胼胝胼音駢聖人猶然況我褐衣敢不勤乎
不喜俗人雖造門不可見常乘一小舟設蓬齋束書茶竈筆牀釣
具往來三泖洞庭閒時號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後以

高士召不至所居宅少牆屋居隙地前後樹杞菊以供杯案至夏
中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貴兒童採掇不已因作杞菊賦曰惟杞
與菊偕寒互綠或穎或蒼煙披雨沐或衣敗綈或食脫粟羞慙齒
牙苟且梁肉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未棘爾菊未苾其如予何
其如予何或謂之曰干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爲具以
飽君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詔何自苦如此龜
蒙笑曰我幾年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肉耶

兩乾符三年春正月天平軍奏遣將士張晏等救沂州還至義橋
聞北境復有盜起畱使扞禦晏等不從喧譟趣鄆州都將張思泰
李承祐走馬出城裂衷與盟以俸錢備酒穀慰諭然後定詔本軍
宣慰一切無得窮詰 二月敕福建江西湖南諸道觀察刺史皆

訓練士卒又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盜 賜克海節

度號泰甯軍 三月盧龍節度使李茂勳請以其子幽州左司馬

可舉知畱後自求致仕詔茂勳以左僕射致仕以可舉爲盧龍畱

後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彥昭罷爲太子太傅以左僕射王鐸

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南詔遣使者詣高駢求和而盜邊不息

駢斬其使者蠻之陷交趾也 事見二百十五卷 虜安南經略判官

杜驥妻李瑤瑤宗室之疏屬也蠻遣瑤還遞木夾以遺駢 遞羅以

故云木夾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紹興元年安南與廣西帥司及

邕管帥司凡兩路板夾繫文書刻字其上謂之木夾案宋白續通

典詳邕州府巡院傳遞文書 稱督爽牒西川節度使辭極驕慢

駢送茗京師甲辰復牒南詔數其負累望恩德暴犯邊境殘賊欺

詐之罪安南大度覆敗之狀折辱之 錄宗咸通七年高駢破蠻于

安南上乾符二年虜破蠻於

大度河

原州刺史史懷操食暴夏四月軍亂逐之 賜宣武威化

節度泗州防禦使密詔選精兵數百人於巡內游奔防衛綱船五

日一具上供錢米平安狀聞奏

汴徐泗三鎮汴水所經東南彌運輪上都者皆止此道羣盜從橫悉

為所掠故密詔選兵游奔防衛

五月昭王內薨

宗子

以肅龍閣後李可舉為

節度使

庚子以旱慮囚免浙東西一歲稅

六月撫王紘薨

肅

宗子

雄州地震裂水涌壞州城及公私廬舍俱盡

雄州在靈州西南百八十里

秋七月以前嚴州刺史高傑為左驍衛將軍充沿海水軍都知

兵馬使

新志調露二年析橫貫二州置嚴州因嚴闕之北以為名

以討王郢

鄂王潤薨

宗子

加魏博節度使韓簡同平章事 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

大破之

考異曰實錄去年十二月宋威自青州與副使曹全最淮軍擊王仙芝仙芝敗走案仙芝若以去年十二月敗走中

開牛年豈能靜處蓋實因威除招討使逆言之其實仙芝敗在此月不有十二月也○最音整日出貌

仙芝亡去威

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身還青州百官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
仙芝尙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八月仙
芝陷陽翟郾城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安潛慎由之弟
也又詔昭義節度使曹翔將步騎五千及義成兵衛東都宮以左
散騎常侍曾元裕爲招討副使守東都又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
福選步騎二千守汝鄆要路仙芝進逼汝州詔郾節度使李侃
鳳翔節度使令狐綯選步兵一千騎兵五百守陝州潼關 加成
德節度使王景崇兼中書令 九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子王
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鐔鐔之從父弟也東都大震九域志汝州北至東
都一百六十里士民挈家逃出城乙酉敕赦王仙芝尙君長罪除官以招
諭之仙芝陷陽武攻鄭州昭義監軍判官雷殷符屯中牟

中牟漢古縣

日邠城大業元年改曰邠五言武德二年改擊仙芝破走之冬十

月中牟陽邠州九域志在汴州西七十里

月仙芝南攻唐鄆

西川節度使高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

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

成都府領成都華陽新都犀浦新繁雙流廣都郫溫江靈

池十縣庀具也賦布也分

布使之就役也○庀音縣更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城巖墳

雖以壁壘之環城十里內取土爲甌皆剗邱垤平之無得爲坎塹

以害耕種役者不過十日而代眾樂其均不費扑撻而功辦自八

月癸丑築之至十一月戊子畢功役之始作也駢恐南詔揚聲入

寇雖不敢決來役者必驚擾乃奏遣景仙託游行入南詔說諭驃

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因與議二國禮儀久之不決駢又

聲言欲巡邊朝夕通烽火至大度河而實不行蠻中惴恐由是訖

於城成邊候無風塵之警先是西川將吏入南詔驃信皆坐受其

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驛信果率其大臣迎拜信用其

言 王仙芝攻郢復二州陷之 王郢因溫州刺史魯實請降實

屢爲之論奏敕郢詣闕郢擁兵遷延半年不至固求望海鎮使朝

廷不許以郢爲右率府率唐有十率府率右率府率其一也仍令左神策軍補以

重職其先所掠之財竝令給與 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廬壽舒

通等州案唐書地理志通州屬山南東道宋之達州是也周世宗以南唐靜海軍置通州今進東之通州是也其地在唐則爲揚州海陵縣之東境唐世淮南道未淮南節度使劉鄩奏求益

有通州此必誤參考下文通常作蘄 兵敕感化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助之鄩敗以言計不行稍疾

遜位不許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謂宋威奏破王仙芝於沂州城下仙芝愈肆

猖狂屠陷五六州創痍數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安奏以來諸道

尤所不服今淹留亳州殊無進討之意會元裕擁兵蘄黃專欲望

風退縮若使賊陷揚州則江南亦非國有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

勉驍勇良將官苑使李璩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為

行營都統璩為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使代元裕考異曰實錄雖於此月載敗所

上書亦不言行與軍行新紀遂於此言安潛為諸道行營都統李

璩為招討草賊使張自勉副之案明年成元祐使副將如故實錄

誤也。上頗采其言 青滄軍士戍安南青州平康軍還至桂州

逐觀察使李瓚瓚宗閱之子也以右諫議大夫張禹謨為桂州觀

察使桂管監軍李維周驕橫瓚曲奉之浸不能制桂管有兵八百

人防禦使繼得百人餘皆屬監軍又預於逐帥之謀彊取兩使印

兩使印謂觀察使 擅補知州官奪昭州送使錢唐制諸州之稅分

三日雷州雷充本州經費 詔禹謨并案之禹謨微之子也張微

百四十二卷穆 招討副使都監楊復光奏尙君長弟讓據查牙

宗長慶元年

唐紀六十八

山官軍退保鄆州復光元价之養子也

賜元价見二百五十一卷懿宗咸通四年

王

仙芝攻鄆州鄆州刺史裴偓王鐸知舉時所擢進士也王鐸在賊中爲仙芝以書說偓偓與仙芝約敍兵不戰許爲之奏官鐸亦說仙芝許以如約偓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期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卽鄆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鐸偓皆賀未退黃巢以官不及己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轡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眾安所歸乎

考異曰仙芝策初起時云數月間眾至數萬至此纔有五千者蓋島合之眾聚散無常耳

因毆仙芝傷其

首其眾喧譟不已仙芝畏眾怒遂不受命大掠鄆州城中之人半

驅半殺焚其廬舍偃奔鄂州敕使奔襄州錄爲賊所拘賊乃分其
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尙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考異曰王
坤鵠驢錄曰乾符四年丁酉仲夏天示彗星草寇黃巢尙君長奔
突即五年戊戌之歲狂寇王仙芝起自郛封而後汝鄭即大寇黃
巢尙君長起賊帥之徒黨僅一千餘人攻陷汝州云云又曰黃巢
望閩廣而去仙芝指郛州南行尙君長期陳蔡開取華凶之顧三
千餘寇隔仙芝君長二千餘人屬黃巢所管明年二月仙芝陷郛
州巢陷郛州則非巢趣閩廣仙芝赴郛也王坤此書年月事迹差
舛尤多但擇其
是月京師地震
可信者取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五十三

宋涑水司馬尤綱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六十九

起乾符四年盡廣明元年十月凡三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上之下

丁酉乾符四年春正月王郢誘魯寔入舟中執之將士從寔者皆奔

潰朝廷聞之以右龍武大將軍宋皓為江南諸道招討使先徵諸

道兵外更發忠武感化三道

陳許忠武軍汴宋宣武軍徐州感化軍

宣泗二州

兵新舊合萬五千餘人並受皓節度二月郢攻陷望海鎮掠明州

又攻台州陷之刺史王祿退守唐興

唐興即今天台縣在台州西一百一十里

詔二浙

福建各出舟師以討之 王仙芝陷鄂州 黃巢陷鄆州殺節度

使薛崇 南詔酋龍嗣立以來爲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

而其國中亦疲敝會龍卒諡曰景莊皇帝子法立改元貞明承智

大同國號鶴拓亦號大封人

考異曰徐雲虔南詔錄曰南詔別名鶴拓其後亦自稱大封人是以封爲

國號也法好畋獵酣飲委國事於大臣閏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諱

奏南詔遣陁西段瑳寶等來請和

南詔官有陁西西中國判官也

且言諸道兵戍

邕州歲久餽餉之費疲敝中國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詔許之諱

遣大將杜宏等齎書幣送瑳寶還南詔但畱荆南宣歙數軍戍邕

州自留諸道兵什減其七

王郢橫行浙西鎮海節度使裴璩嚴

兵設備不與之戰密招其黨朱實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輸器械

二十餘萬舟船粟帛稱是敕以寔爲金吾將軍於是郢黨離散郢

收餘眾東至明州甬橋鎮遏使劉巨容以筒箭射殺之筒箭長幾尺餘筒之

竹筒注之步上繫竹筒於手腕投弓既發筒筒向後散矢射敵皆洞貫詳見辨誤故符二年王郢反至是而平餘黨皆平

璩謂之從曾孫也裴請見二百六卷三月黃巢陷沂州 夏四月

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賊帥柳彥璋剽掠江西 陝州軍亂逐觀

察使崔碣貶碣懷州司馬 黃巢與尙讓合兵係查牙山考與日舊紀四

年三月巢陷鄆州七月入查牙山與王仙芝之合五年二月召長仙

芝皆死尙讓以兄遇害大掠淮南舊傳五年八月王鐸斬王仙芝

先是尙君長弟讓以兄奉使見諫帥部眾入查牙山黃巢黃揆昆

仲八人率眾數千依讓聚寶錄乾符二年仙芝陷曹溪巢已起兵

應之三年十二月招討副都監楊復光奏草賊尙讓據查牙山官

軍退保鄆州四年四月黃巢引其眾係查牙山其年冬君長乃死

為賊錄巢與仙芝俱入新州以仙芝獨受官而怒毀仙芝傷面由

是分隊時君長亦在座非仙芝死後巢方依讓也又案舊紀仙芝

死後王鐸始為都統討賊而舊傳云王鐸斬仙芝又先云殺張

璩乃陷廣州先云陷華州方攻潼關故事頗錯不倫今從寶錄

五月甲子以給事中楊損為陝號觀察使損至官誅首亂者損嗣

資治通鑑通鑑卷三百五十三 唐紀六十九 一 思補樓

復之子也 初桂管觀察使李瓚失政支使薛堅石屢規正之瓚

不能從及瓚被逐堅石攝畱務移牒鄰道禁遏亂兵一方以安詔

擢堅石爲國子博士 六月柳彥璋襲陷江州執刺史陶祥使祥

上表彥璋亦自附降狀敕以彥璋爲右監門將軍令散眾赴京師

以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爲江州刺史彥璋不從以戰艦百餘固溢

江爲水寨溢江在江州城外接于大江故謂之溢江剽掠如故 是月雄州地震 忠

武都將李可封戍邊還至邠州迫脅主帥索舊欠糧鹽畱止四日

闔境震驚秋七月還至許州節度使崔安潛悉衆誅之 庚申王

仙芝黃巢攻宋州三道兵與戰不利三道兵平盧宣武忠武也賊遂圍宋威於

宋州甲寅忠武節度使崔武潛使大將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

宋州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宋威忌自勉功表乞自勉所將

兵隸麾下王鐸慮攜欲許之鄭畋以爲威與自勉已有疑忌若在
麾下必爲所殺不可畧奏八月辛未鐸攜訴於上求罷免庚辰畋
請歸澧川養疾止皆不許 王仙芝陷安州 鹽州軍亂逐刺史
王承顏詔高品牛從珪往慰諭之貶承顏象州司戶承顏及崔碣
素有政聲以嚴補爲驕卒所逐朝廷與貪暴致亂者同貶時人情
之從珪自鹽州還軍中請以大將王宗誠爲刺史詔宗誠詣闕將
士皆釋罪仍加優給 乙卯王仙芝陷隨州執刺史崔休徵山南
東道節度使李福遣其子將兵救隨州戰死福奏求援兵遣左武
衛大將軍李昌言將鳳翔五百騎赴之仙芝遂轉掠復郢忠武大
將張貫等四千人與宣武兵援襄州自申蔡間道逃歸詔忠武節
度使崔安潛宣武節度使穆仁裕遣人約還約還者戒約將士使還赴援也 冬

十月邢甯節度使李侃奏遣兵討王宗誠斬之餘黨悉平 鄭畋

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不勝退復上奏以爲自王仙芝

假擾案孔安國尚書注假然也擾亂也崔安潛首請會兵討之繼發士卒罄竭資

糧言竭本道所有以賊往來千里塗炭諸州獨不敢犯其境又以供征行士卒資糧

本道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固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盡以

自勉所將七千兵令張貫將之隸宋威自勉獨歸許州威復奏加

誣毀因功受辱臣竊痛之安潛出師前後克捷非一一旦彊兵盡

付他人良將空還若勅敵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忠武四千人授

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既不侵宋威之功又免使安

潛愧恥時盧攜不以爲然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

衄狼籍又聞王仙芝七狀請降威不爲聞奏朝野切齒以爲宜正

軍邊迹狀如此不應復典兵權願與內大臣參酌

內大臣謂兩中尉兩樞密也

早行罷黜不從

河中軍亂逐節度使劉侔縱兵焚掠以京兆尹

寶琮為河中宣慰制置使

黃巢寇掠新黃

新黃州去一百六十五里

曾元裕

擊破之斬首四千級巢遁去

十一月己酉以寶琮為河中節度

使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尙君長等請

降於復光

楊復光時屯鄧州

宋威遣兵於道中劫取君長等十二月威奏

與君長等戰於潁州西南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等實降非威所

擒詔侍御史歸仁紹等鞫之竟不能明斬君長等於狗脊嶺黃

巢陷匡城遂陷濮州

匡城縣屬滑州本漢長垣縣宋白曰隋開皇於歸姑城道匡城縣以縣南有故匡城為名

鄧九子所畏之所

詔潁州刺史張自勉將諸道兵擊之

江州刺史劉秉

仁乘驛之官單舟入柳彥璋水寨賊出不意即迎拜秉仁斬彥璋

散其眾 王仙芝寇荆南節度使楊知溫知至之兄也以文學進

不知兵或告賊至知溫以為妄不設備時漢水淺狹賊自賈塹度

九域志鄧州長 高縣有賈塹鎮

賊乾符五年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溫方受賀凡元旦冬至諸州鎮皆受將吏牙賀

下至縣賊已至城下遂陷羅城將佐其治子城而守之及暮知溫

猶不出將佐請知溫出撫士卒知溫紗帽阜裘而行將佐請知溫

擐甲以備流矢知溫見士卒拒戰猶賦詩示幕僚遣使告急於山

南東道節度使李福福悉其眾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

福與之俱至荆門遇賊晉分領縣置長林縣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又分長林置荆門縣屬江陵府九域志在

府北一百六十許里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

下舊三十萬戶至是死者什三四 壬寅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

王仙芝於申州東所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救以朱威久病

罷招討使還青州

朱威本平盧帥罷招討使還鎮

以曾元裕為招討使潁州刺史

張自勉為副使

庚戌以西川節度使高駢為荆南節度使兼鹽

鐵轉運使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為沙陀副兵馬使成

蔚州

宋白曰蔚州秦趙開亦為代郡之地後魏置懷荒禦夷二鎮於此東魏於此置北靈邱郡後周大象二年徙蔚州唐開元

初移郡治於靈邱西南一百三十里西至朔州三百八十里時河南盜賊竄犯雲州沙陀兵馬

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辭志勤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

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吾

屬雖各擁兵眾然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

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眾以為然君立與唐人

隋分靈邱縣置安遼縣中廢唐

開元十二年復置治橫野軍至德三載更名興唐縣屬蔚州

存璋雲州人志勤奉誠人也

貞觀二十

二年以內屬奚可度者部落隨饒樂都會代北荐饑漕運不繼大

同防禦使兼水陸發運使段文楚

宋曰曰朔州馬邑縣貞觀已來

陽縣之東三十里置大同軍以戌邊後於軍內置馬邑縣頗減軍士

衣米又用瀛稍峻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

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

泄緩則生變何暇千里稟命乎於是盡忠夜帥牙兵攻牙賊執文

楚及判官柳漢璋繫獄自知軍州事遣使召克用克用帥其眾趣

雲州行收兵二月庚午至城下眾且萬人屯於鬪雞臺下壬申盡

忠遣使送符印請克用為防禦副後癸酉盡忠械文楚等五人送

鬪雞臺下克用令軍士舁而食之以騎踐其骸甲戌克用入府舍

視事考異曰趙以後唐太祖紀年錄曰乾符二年河南水災洛陽賊

起朝廷以段文楚為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以代支

談時歲荐饑文楚削軍人衣米諸軍怨太祖為雲中防邊督將
部下爭訴以軍食不充請具聞奏邊牧程懷信康君立等十餘帳
曰諱於太祖之門請其除虐帥以謝邊人眾因大譟擁太祖上馬
比及雲中眾且萬人城中械文楚出以應太祖後唐閔帝時史官
張昭遠誤莊宗功臣列傳曰康君立為雲中牙校事防禦使段文
楚時天下將亂代北仍歲阻饑諸部豪傑咸有聚眾邀功之志文
楚法令稍峻軍食轉餽不給戍兵各怨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
私謂君立等曰段公儒者難與其事方今四方雲擾皇威不振文
夫不能於此時立功立事非人眾也吾等雖擁部眾然以雄勁聞
於時者莫若李振武父子官高功大勇冠諸軍吾等合勢推之則
代北之地旬月可定功名富貴事無不濟也時武皇為沙陀三部
洛副兵馬使在蔚州盡忠令君立私往圖之曰方今天下大亂天
子付將臣以邊事歲饑饉荒使削削給我等邊人焉能守死公家
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當其除虐帥以謝邊人武皇曰予家尊在
振武萬一相逼俟予稟命君立曰事已泄遲則變生咸通十三
年十二月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執文楚及判官柳漢璋陳韜等
繫之於獄眾自知軍州事遣君立召太祖於蔚州是月太祖與退
衛突厥三部落眾萬人趨雲中十四年正月六日至關維室盡忠
遣監軍判官送符印請太祖知畱後事七日盡忠據文楚漢璋等
五人送關維室軍人亂食其肉九日太祖權知畱後府牙受上三
軍表請授太祖大同防禦使懿宗不悅時已除盧簡方代文楚未
至而文楚被害寶錄乾符元年十二月李克用殺大同軍防禦使

段文楚自稱防禦留後，下之亂自茲始矣。附居正五代史：君立傳皆與莊宗列傳同，惟削去李盡忠名。但云君立與薛鐵山程懷信王行審李存璋等謀，悉以盡忠語爲君立之語。云君立等乃夜謁武皇，言曰：「方今天下大亂，云云。」眾因堅諫，廢武皇比及雲州，眾且萬人，而營闢羅城，中城文楚以應武皇之軍。旣收城，推武皇爲大同防禦留後，眾狀聞，舊紀載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嗣昌小男李克用殺雲州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防禦留後。乾符五年正月，沙陀首領李盡忠、昭隱、廟軍、寶祥、遺康、傳圭、李土圖、二千屯代州，將發求賞，呼謀殺馬步軍使鄧處育。唐末三劫見開錄者，不著撰人姓名，專記晉陽事。其書云：「乾符五年戊戌，寶祥自前守京兆尹拜河東節度使，在任便值大同軍變，殺防禦使段文楚。正月二十六日，軍於石窯。二十七日，到白泊。二十九日，至靜邊軍。三十日，築卻口山城。門二月一日，在城將士三人共賞絹一匹，監軍便差仇判官開奏李盡忠等，準詔各賞馬一匹，銀鞍轡一副，銀三錠，銀碗一枚，絹一束，錦二匹，紫羅三匹。諸軍將銀碗絹等三日，李盡忠卻入四日，兩面馬步五萬餘人，城四面下營五日。又賞土國牛酒六日。監軍使送牌印與李九郎。七日，城南門樓上繫縛下段詢、書柳、漢璋、強待、薛陳、韜等四入，尋分付軍兵於關雞、紫西門御。又令馬軍踐踏卻骸骨。八日，李九郎被土圍，馬步軍約一千人持弓刀送上與舊紀五年事微合。寶祥亦頗采之云：「五年正月壬戌，寶祥奏沙陀首領李盡忠、寇石窯、白泊，至靜邊軍。二月，李盡忠求賞，詔賞馬一匹，銀鞍轡一副，絹一匹，銀碗絹等。」案莊宗列傳舊紀，克用殺文楚。

在咸通十三年十二月除陽修五代史記取之太祖紀年銘在乾符三年薛平正五代史新沙陀傳取之見開錄在乾符五年二月新紀取之惟實錄在乾符元年不知其所據何書也克用既殺文楚豈可晏然安處必更侵擾遂陸朝廷亦須發兵征討而自乾符四年以前皆不見其事出令將士表求救命朝廷不許李國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方欲使國昌諫克用會得其奏乃以司

農卿支詳為大同軍宣慰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

用官必令稱愜

李克用始此

又以太僕卿盧簡方為大同防禦使

考異日舊

紀咸通十三年七月以前義昌節度使盧簡方為太僕卿十二月以武節度使李國昌為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等使國昌稱病辭軍務乃以太僕卿盧簡方為雲州刺史充大同軍防禦等使上召簡方於思政殿謂之曰卿以滄州節制屈居大同然朕以沙陀退澤捷亂遷邠以卿曾在雲中東及部落且忍屈為朕此行具達朕旨安慰國昌勿令有所猜嫌也十四年正月辛未以雲朔暴亂代北騷動賜盧簡方詔曰近知大同軍不安殺害段文楚李國昌小男克用主領兵權又曰若克用誓主兵務束手待朝廷除人則

事出機宜不足窮述若便屬軍柄或電大司馬惠肅久長收繼依
允科國昌輸忠效節必當已有捐軀節方準詔諭之國昌不奉詔
乃詔太原節度使崔彥昭幽州節度使張公素出師討之三月以
節方爲振武節度使至邠州卒貨祿乾符元年十二月簡方除大
同二年正月賜詔亦不云使彥昭公素討之蓋舊紀實錄各隨段
文楚死之後載除節方及詔書使事相接續耳恐皆未足據也舊
紀所云太原幽州討之蓋因後後來事實錄所以不取者方加招
諭未必攻討也唐末見聞錄又云五年四月敕除節方振武節度
使五月卒實錄亦在五年而云六月卒
蓋約奏到之月耳今從三朝聞見錄 貶楊知溫爲郴州司馬

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黃梅 黃梅縣屬廬州宋白曰宋分江
夏郡置南新蔡郡南開皇十八

年改爲黃梅縣界 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餘黨散去黃巢方

攻亳州未下尙讓帥仙芝餘眾歸之 考吳曰實錄元裕奏大破仙
芝於黃梅縣殺戮五萬餘人

進至曹州南黃梅縣斬仙芝傳首京師舊紀二月王仙芝餘黨攻江
西招討使宋威出軍屢敗之乃宣詔書於仙芝仙芝致書於威求
歸誠威僞許之仙芝令其大將尚君長蔡溫玉奉表入朝威乃斬
君長溫玉以徇仙芝怒急攻滑州陷其郭宋威赴援與賊戰大敗
之殺仙芝傳首京師君長弟讓與黃巢大掠淮南舊傳曰齊克讓
爲兗州節度使以本軍討仙芝仙芝懼引眾出陳許襄鄆無少長

皆虜之眾號三十萬三年七月陷江陵又遣將徐唐莒陷洪州時
仙芝表請特節不允以宋威爲荊南節度招討使楊復光爲監軍
復光遣判官吳彥宏諭以朝旨釋罪別加官爵仙芝乃令向君長
蔡溫王楚彥威相次詣闕請罪且求恩命時宋威害復光之功並
擒送闕敕於向君長斬之賊怒悉精銳擊官軍威軍大敗復光收
其餘眾以就之朝廷以王鐸代爲招討五年八月收復荊州斬仙
芝首獻於闕下新傳黃巢自斬州與仙芝分其眾向君長入陳蔡
巢北掠齊魯賊人入鄆州蔡節度使許崇進陷沂州由蔡係
查牙山引兵復與仙芝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至仙芝解而南渡
漢攻荊南陷之賊不能守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璽洪州取之使
徐唐莒守進破朗岳遂對潭州觀察使崔龜拒卻之乃向浙西擾
宣潤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越別部還入河南帝詔崔玄潛嚴忠
武復起宋威曾元裕以招討使還之而楊復光監軍復光以詔諭
賊仙芝遣尙君長等詣闕請罪又遣威書求節度威陽許之上言
與君長戰擒之復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與中人卽訊不能明宰
斬之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郭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斬五
萬級獲仙芝傳首京師當此時巢方圍亳州未下君長弟譚帥仙
芝潰黨歸巢新舊傳敘賊所經歷皆不同又云宋威殺仙芝今皆
從實

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霸

考異曰續寶運錄乾符元年黃巢衆聚於會稽

反建元曰王霸元年舊傳先是向君長弟譚以兄見誅率眾入查
牙山黃巢黃發昆仲八人率盜數千人依讓月餘眾至彭澤陷汝

州虜刺史王鐸大掠關東官軍加討屢為所敗其眾十餘萬尚議
乃與羣盜推巢食王曰衡天大將軍仍署官屬藩鎮不能制新傳
曰尚君長弟讓奉仙芝遺黨歸巢推巢為王號衡天大將軍署
拜官屬聖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掠淮南建元王霸今從之 署

官屬巢與陷沂州濮州既而屢為官軍所敗乃遣天平節度使張

勗書乞降請奏之詔以巢為右衛將軍令就鄆州解甲巢竟不至

考異曰舊傳及王仙芝敗巢東攻亳州不下乃襲破沂州據之仙
芝餘黨悉附焉實錄巢自稱黃王建元王霸連為王師所敗詣天
平乞降除右衛將軍復叛去自是兵不能制新傳曰會元裕敗賊
於申州死者萬人帝以宋威殺尚君長非是且討賊無功詔還青
州以元裕為招討使張自勉為副巢破考賊敗濮州元裕軍刺戮
援兵阻更拜自勉東北而行督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巢方掠襄
邑雍邱詔滑州節度使李勣壁原武巢寇葉陽滑欲窺東都會左
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河陽節度使鄭延休兵三
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為饒州節度使高駘所破寇鄭州襄城
陽翟者為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為節度使裴瓌斬二長死者甚
眾巢大沮畏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
未足制已即叛去轉赴浙東執觀察使崔瑒與實錄先後不同今
從實

加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同平章事實救荆南之功也

三月羣盜陷朗州岳州

朗岳相去五百五十里

曾元裕屯荆襄

荆襄相去三百四十里

黃巢自滑州略宋汴

滑州南至汴州一百一十里汴州東至宋州三百五十里

乃以副使張自

勉充東南而行營招討使黃巢攻衛南

隋道楚鄉縣於古楚邱城以舊有楚邱改曰衛南唐

時屬滑州遂攻葉陽發詔發河陽兵千人赴東都與宣武昭義兵二千

人共衛宮闕

衛東都宮闕也

以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充東都應援防遏

使并將三鎮兵

三鎮河陽宣武昭義

仍聽於東都募兵二千人景仁昌之孫

也又詔曾元裕將兵徑還東都發義成兵三千守轅轅伊闕河陰

武牢

河南緱氏縣北有轅轅故關伊闕縣北有伊闕故關孟州汜水縣有虎牢關唐避先諱以虎爲武

王仙芝

餘黨王重隱陷洪州江西觀察使高湘奔湖口

江州東北六十里有湖口鎮當彭蠡

湖入江之口宋

賊轉掠湖南別將曹師雄掠宣潤詔曾元裕楊復

光引兵救宣潤

湖南軍亂都將高傑逐觀察使崔瑾瑾郎之子

也崔郾見二百四十四黃巢引兵渡江攻陷虔吉饒信等州

朝廷以李克用據雲中夏四月以前大同軍防禦使盧簡方為振

武節度使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以為克用必無

以拒也考異曰唐末間見錄進勇軍及代州告急資尚書差回鶻

五百騎邊界巡檢至四月三日進發至五里嶺北副將康

叔譚持酒飯逆射損都將趙歸龜斬損將判官昭建宏擒縛入府

尚書令下赴衙南門全家處斬使司差副兵馬使苗元偉領馬軍

進發閱建宏進送海西當月內有敕送節到除前大同軍防禦使

盧簡方充振武節度使除振武節度使李尚書充大同軍節度使

實錄云戊辰以簡方為振武節度使李尚書充大同軍節度使

自為簡方等建節之日也新沙陀傳曰李克用既殺段文楚諸校

其句克用為大同防禦使後不許發諸道兵進捕者道不甚力而

黃巢方引兵渡江朝廷度未能制乃赦之以周昌為大同軍防禦

使周昌不受命詔河東節度使崔彥昭幽州張公素共擊之無功

錄此則是大同防禦使非節度使也附居正五代史紀曰武皇殺

段文楚諸將列狀以聞請授武皇能誠朝廷不允徵諸道兵以討

之乾符五年黃巢渡江其勢滋蔓天子乃悟具事以武皇為大同

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是克用為大同軍節度使非國昌實錄

國昌傳及魏祖紀年錄舊唐本紀俱不言國昌為大同節度使獨

實錄於此言之下五月又云國昌後監軍不可代必有所據蓋國昌父子俱不可受代朝廷以爲用國昌代克用必無違命故從國昌爲大同軍節度使而以盧簡方鎮振武二人竟不反命故簡方不得起鎮而死於國昌亦未嘗起大同也 詔以

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賜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監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財助國稍多者

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內藏虛竭無所

仗助

仗亦助也

兵部侍郎判度支楊巖三表自陳才短不能濟辦乞解

使務辭極哀切詔不許

曹師雄寇湖州

曹師雄自宣州進寇湖州

鎮海節度

使裴璩遣兵擊破之王重隱死其將徐唐苦據洪州

曹師雄王重隱皆王仙芝

之

黨 饒州將彭幼璋合義營兵克復饒州

饒州比爲黃巢所陷義營兵饒州之起義者也

南詔遣其酋望趙宗政來請和親

南詔官有酋望在大將之下久贊之上亦清平官也

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爲弟而不稱臣詔百僚議之禮部侍郎崔

澹等以為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識大體反因一僧咕嚕卑辭誘

致其使若從其請恐乖笑後代

考異曰實錄置澹議於二月至四月又云南詔遣酋望越宗政來朝

且議和好今因盧鄭爭釐事置此

高駢聞之上表與澹爭辯詔諭解之澹與之子

也五月丙申朔鄭畋慮攜議釐事搆欲與之和親畋固爭以為不

可攜怒拂衣起袂臂視墮地破之

臂紫取也掛也

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

以儀刑四海丁酉畋攜皆罷為太子賓客分司

考異曰舊紀六年五月賊圍廣州

李荅崔縠書求天平節畋畋攜爭論於中書縠語不遜俱罷分司畋傳曰五年黃巢東渡江淮眾百萬所經處陷郡邑六年陷安南府縠之致書於浙東觀察使崔縠求鄆州節畋欲意賊勢難圖宜因授之以絕北顧之患天子下百僚議初黃巢之起也宰相縠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為淮南節度使令捉賊縠尋以駢為諸道行營都統及崔縠之奏何至議之有請假節以紓患者畋採眾議欲以南海節制縠之機以始用高駢欲其立功以副勝日高駢將略無雙淮士甲兵甚銳今諸道之師方集葢爾繼寇不足平殄何事始之示怯而令諸軍解體邪畋曰巢賊之亂本因饑歲人以利合乃至實繁江淮以南荐食殆半國家久不用兵士皆

忘職所在節將閉門自守尙不能拔不如犇咎包容權降恩澤復
本以饑年利合一週豐茂孰不懷思鄉土其第一離則巢鳳凡上
肉耳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羣議然之
而至僕射于琮曰南海有市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令爲妖服所有
國祿漸常廢竭止亦望駢成功乃依攜議及中書商量制取敗曰
妖賊百萬橫行天下高公遷延玩寇無意剿除又從而保之彼得
計矣國祿安危在我輩三四人盡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稅駕
之所矣攜怒拂衣而起染袂於硯因投之信宗聞之怒曰大臣相
誹何以表儀四海二人俱罷政事傳曰五年黃巢陷荆南江西
外罪及饒吉虔信等州自浙東陷福建遂至嶺南陷廣州殺節度
使李岩遂抗表求節鉞初王仙芝起河南應舉宋威齊克讓合袁
等有將略用爲招討使及宋威殺尙君長致賊充斥朝廷遂以宰
臣王鐸爲都統攜深不悅浙帥崔瑒等上表請假黃巢廣州節旄
上令宰臣議攜以王鐸爲統帥欲戲怒黃巢堅言不可假賊節制
止授率府率而已與同列鄭畋爭論投硯於地由是兩罷之寶錄
五年五月丙申朔是日宰臣鄭畋攜深南蠻事據請降公主通
和畋固爭以爲不可抗論是非攜怒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投碎
之丁酉以畋爲太子賓客分司注云舊史泊雜說皆云畋攜
議黃巢節制忿爭賜罷而鄭延昌擬畋行狀乃云議蠻事無可證
之然當時所述恐不謬又畋傳曰時黃巢攻陷江浙上表乞節鉞
畋與同列盧攜謀戰攻討及被州將帥事多異同又南詔蠻請降
公主和好畋固爭以爲不可遂抗論之乃與攜俱罷相又攜傳曰

擲人質甚陋語亦不正與鄭畋俱李嗣之外孫及同輔政議論不協初王仙芝起河南擄舉朱威齊克讓曾衮等有將略川爲招討使討賊皆無功致賊充斥又主高駢之請欲以公主和南詔繼鄭畋教之以爲不可帝忿爭由是引罷之舊紀六年五月賊圍廣州仍與廣南節度使李昌浙東觀察使崔瑒書求保薦乞天子面聖自上表論之宰相鄭畋盧勣爭論於中書詞語不遜俱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崇新舊傳舊紀皆以畋罷罷相在六年實錄新紀表在此年五月實錄新書皆自相矛盾然宋氏多書知二人罷在五月必有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豆盧瑑爲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崔沆爲戶部侍郎竝同平章事時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

以布囊貯錢自隨行施乞者每出襤褸盈路

襤褸衣無緣也襤褸衣醜敝也

有朝士

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

捐不給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則家給人足自無貧

者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邕州大將杜宏送段瑑暫至

南詔踰年而還甲辰辛讜復遣攝巡官賈宏大將左瑜暫則使於

南詔 李國昌欲父子併據兩鎮得大同制書毀之殺監軍不受

代與李克用合兵陷遮虜軍遮虜軍在洪谷東北亦曰遮虜平進擊甯武及岢嵐

軍岢嵐懷戎縣西有甯武軍非此此當在遮虜平南岢嵐州嵐谷縣有岢嵐軍案宋白類通典雲州東取甯武爲州路至幽州七百里

里朔州西至岢嵐軍二百二十里此李國昌合雲朔之兵東西攻

掠懷戎遮虜東擊甯武西擊岢嵐也此卽朔州之西甯武軍岢嵐

軍在岢嵐軍在朔州盧簡方赴振武至嵐州而薨丁巳河東節度使晉潞發

民塹晉陽己未以都押牙康傳圭爲代州刺史又發土闢千人赴

代州土闢至城北妮隊不發言妮整其隊而不行也求優賞時府庫空竭潞

遣馬步都虞候鄧度往慰諭之士闢乃度牀舁其尸入府潞與監

軍自出慰諭人給錢三百布一端獄乃定押牙田公鐸給亂軍錢

布眾遂劫之以爲部將赴代州潞借商人錢五萬緡以助軍考異

未見開錄五月張武損御服敢不受除替李尙書收卻遮虜軍進

打前武及岢嵐軍代州告急二十二日指揮在府三城排門差夫

一人齊振四面壕塹盧尚書發赴振武至嵐州身帶二十四日拜
都押牙以傳言充八州刺史又發太原晉陽兩縣點到土國子弟
一千人往代州屯駐至城北卓隊不發索出軍優賞差馬步都虞
候鄧虔安慰尋被召卻外戶入府尚書監軍自出安慰定每
人名給錢三百文布一端差押牙田公鐔給散不放卻回使被請
將充都將發赴軍前使司有勝借商人助軍錢五萬貫文實錄五
月李國昌殺監軍使不可受代起兵進打甯武及岢嵐軍代州出
兵禦之始國昌遣克用以兵襲大同三軍表克用為阻後朝廷不
允乃以國昌命之欲以其子無能拒也時國昌貪其土地欲父子
分統故拒命馬實錄六月乙丑朔嵐州奏新除振武節度使唐簡
力率以太原府都押牙康傳圭為代州刺史發太原晉陽土國千
人戍代州至城北卓隊不發索優賞馬步都虞候鄧虔安慰為其
眾殺之節度使實辭自出撫慰乃定初太原府帑空竭每有賞資
必利民家至是尤窘迫乃賜借商人助軍錢五萬此皆約唐未見
聞鮮為之而後其月日以象奏到之時唐未見聞錄又云六月十
一日左散騎常侍支謨奉敕到府充大同軍制置使兼攝河東節
度副使軍前同指揮使此謂到府之日而實錄云
甲戌以謨為制置使甲戌乃六月十日亦誤也 朝廷以潞為不

才六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曹翔為河東節度使 王仙芝餘黨剽

掠浙西朝廷以荆南節度使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黨多

人乃徙駢爲鎮海節度使 沙陀焚唐林噶縣入忻州境

武后聖元年

分五臺縣置武延縣唐隆元年更名唐林噶漢古縣也時並屬代州宋白曰唐林本漢廣武縣地九城志碑在州西南五十里

秋七月曹翔至晉陽己亥捕土團殺鄧度者十三人殺之義武兵

至晉陽不解甲謹謀求優賞翔斬其十將一人乃定發義成忠武

昭義河陽兵會於晉陽以禦沙陀八月戊寅曹翔引兵救忻州沙

陀攻岢嵐軍陷其羅城敗官軍於洪谷

洪谷在岢嵐軍南

晉陽閉門城守

黃巢寇宣州宣歙觀察使王凝拒之都將王洧自永陽赴援凝

大宴謂洧曰賊席勝而來宜持重以待之彼眾我寡萬一不捷則

州城危矣洧銳意請行凝卽閱集丁壯分守要害登陴設備洧果

戰死賊薄城下則守有備矣賊爲梯衝之具急攻數月禦備力殫

吏民謂曰賊之凶勢不可當願尙書爲退避之計凝曰東南國用

所出而宣爲大府吾規脫禍可矣願一方何賴哉誓與此城同存

亡也巢公攻不克乃引兵攻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

案九域志自婺州至衢州界首一百九十里衢州治所至建州七百里此路豈黃巢始開之邪 九月平盧軍

奏節度使朱威薨 辛丑以諸道行營招討使曾元裕領平盧節

度使 壬寅曹翔暴薨丙午昭義兵大掠晉陽坊市民共自擊之

殺千餘人乃潰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蔚罷爲東都留守以吏

部尚書鄭從謹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從謹餘慶之孫也 鄭餘慶始見二

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四年 以戶部尚書判戶部事李都同平章事兼河中

節度使 冬十月詔昭義節度使李鈞幽州節度使李可舉與吐

谷渾酋長赫連鐸白義誠沙陀酋長安慶薩葛酋長米海萬合兵

討李國昌父子於蔚州 參考新舊書安慶薩葛皆部落之名更以從廣明元年安慶都督史敬存證之可見

補註胡註以安慶都落之名引去慶都者為誤然此處云沙陀酋
長安慶以文義觀之則是人名非部落名也或其人姓名偶與部
落之名
相同耳十一月苛嵐軍翻城應沙陀丁未以河東宣慰使崔季康
為河東節度代北行營詔討使沙陀攻石州庚戌崔季康救之

十二月甲戌黃巢陷福州觀察使韋岫乘城走巢入城求處士周
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朴曰吾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殺之

南詔使者趙宗政還其國中書不荅督爽牒但作西川節度使

崔安潛書意使安潛荅之崔季康及昭義節度使李鈞與李克

用戰於洪谷兩鎮兵敗鈞戰死昭義兵還至代州士卒剽掠代州

民殺之殆盡餘眾自鵝鳴谷走歸上黨鵝鳴谷在忻州秀容縣東北考異曰舊紀河東節度

使崔季康與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鈞與沙陀李克用戰於苛嵐軍
之洪谷王帥大敗鈞中流矢而卒戊戌至代州昭義軍亂為代州
百姓所殺殆盡此年實錄略同廣明元年八月實錄河東奏昭義
節度使李鈞為猛虎軍所殺又曰詔統本道兵由鴈門出討雲州

其賊敗歸為其下殺之新紀庚辰崔季康李鈞及李克用戰於
洪谷敗績附居五代史紀曰乾符六年春朝廷以昭義節度使
李鈞充北面招討使將上黨太原之師過石嶺關屯於代州與幽
州李可舉會赫連鐸同攻蔚州獻祖以一軍禦之武皇以一軍南
抵遮憂城以拒李鈞是冬大雪弓弩絃絕南軍苦寒臨陳大敗奔
歸代州李鈞中流矢而卒唐末見聞錄曰十九日崔尚書發往奇
嵐軍節別救黃敬嗣大夫繼兵馬出後觀察判官李勣權觀察留
後勣節度使李鈞領本道兵馬到代州軍糧被代州殺戮盡
捉到李鈞殘軍潰散取鴟谷各歸本道案昭義軍變必非
李鈞所為代州百姓是到李鈞不知如何處之今從舊紀

王

郢之亂臨安人董昌以土圍討賊有功補石鏡鎮將

至拱四年分

以故臨水城置臨安縣歸杭州有石鏡山石鏡鎮九城志臨安縣
在州西一百二十里臨安志石鏡山在臨安縣南一里錢鑑改為
衣錦是歲曹師雄寇二浙杭州募諸縣鄉兵各千人以討之昌與

錢塘劉孟安阮結富陽閩人字鹽官徐及新城杜棧餘杭凌文舉

臨平曹信各為之都將號杭州八都

錢塘餘杭皆漢縣富陽漢富
春縣晉避諱改為富陽新城

吳縣鹽官漢海鹽縣地有鹽官吳遂名縣臨平鎮在錢塘縣北隋
之餘杭縣置杭州後移州治錢塘後又移於柳浦唐今州城是九

城志富陽在州西南七十三里鹽官在州東一百二十九里昌爲之
里新隸在州西南一百三十里餘杭在州西北七十二里昌爲之
長其後宇卒錢唐人成及代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以功爲
石鏡都知兵馬使鏐幼時與羣兒戲大樹下坐大石指麾羣兒爲
隊伍號令頗有聲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爲
事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常禁之諸子多竊從之游豫
章有善星術者望牛斗閒有王氣牛斗錢唐分也因游杭以訪之
旣又占之在臨安乃又之臨安以相鹽隱市中陰求其人久之未
有得也一日起往求相其人私謂起曰我占君縣中有貴人是以
來此今求之市未有所遇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以當之起乃爲
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爲會陰令相者徧視之皆不足當相者意一
日相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私覓起子忽見起知起惡之卽反走

相者望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舅舍錢生耳相者召
繆至孰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繆曰子骨體非常
願自愛起始縱其諸子與繆游時時貸其窮乏繆善射又善槊稍
通圖緯諸書

紀乾符六年春正月魏王份薨份懿宗子鎮海節度使高駢遣其將

張璘梁續考吳曰舊紀張璘作張璠新紀傳實錄作張璘今從舊

紀梁續作梁高駢黃巢傳及唐年補錄妖亂志唐補紀續實錄分道驅潰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許

勅等數十人為後秦彥畢師鐸反攻高駢張本考吳曰郭延海妖

巢累日不克師鐸之志沮焉及巢北向師鐸遂降北海巢遂趣廣

南彥徐州人師鐸冤句人罕之項城人也賈宏等未至南詔相

繼卒於道中從者死亦大半時辛儼已病風痺召攝巡官徐雲虔

執其手曰讜已奏朝廷發使入南詔而使相繼物故奈何吾子
既仕則思徇國能爲此行乎讜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流涕雲
虔曰士爲知己死明公見辟恨無以報德敢不承命讜喜厚具資
裝而遣之二月丙寅雲虔至善闡城驃信見大使抗禮受副使已
下拜己巳驃信使慈雙羽楊宗就館謂雲虔曰貴府牒欲使驃信
前臣奉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與唐約爲兄弟不則
舅甥夫兄弟舅甥書幣而已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既欲爲弟
爲甥驃信景莊之子景莊豈無兄弟會龍謠景莊皇帝於驃信爲諸父驃
信爲君則諸父皆稱臣況弟與甥乎且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
合六詔爲一事見二百一十四卷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
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宗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

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

虔甚厚雲虔留善圍十七日而還驃信以木夾二授雲虔其一上

中書門下其一牒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稱貢 辛未河東軍

至靜樂

靜樂漢汾陽縣地齊周之際改曰崞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汾州大業四年改曰靜樂唐屬嵐州九域志在州東北

五十

里 士卒作亂殺孔目官石裕等王申崔季康逃歸晉陽甲戌都

頭張錯郭咄

咄音配

帥行營兵攻東陽門入府殺季康辛巳以陝虢

觀察使高潯爲昭義節度使以邠甯節度使李侃爲河東節度使

考異曰唐末見間錄三十日宣慰使到將李侃除邠東節度使實錄云云庚寅除侃誤也

是月京師地震藍

田山裂水通

三月天平軍節度使張勣薨牙將崔君裕自知州

事淄州刺史曹全最討誅之

夏四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西川

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曰盜非所山通容則

不能爲

所由謂捕盜官吏

今窮賊則應坐者，罪據捕則徒爲煩擾。甲子出

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

成都城中開花果園器於一所號爲市，香藥於一所號爲市，器器用者號爲市。

置贖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

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

我同爲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

汝旣知吾有勝，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旣爲所先

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再盜於市，并滅其家。於

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

一人之盜。安潛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將齊牒詣陳許諸州募壯士

與蜀人相雜訓練，用之得三千人，分爲三軍，亦戴黃帽號黃頭軍。

黃頭軍之名也。

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選得千

人號神機營蜀兵由是浸強

余嘗謂兵之強弱在將不在兵以秦之兵燹天下而漢高祖以資兵

定三秦自書以來蜀兵號為精壯然章舉用以制吐蕃而有餘未嘗借工於他道也至李德裕始募工於他道以治器械置安清蓋

倣李德裕之故習耳諸葛孔明治蜀作木牛連弩之法自晉以下倣而為之宋自女真侵噬吳玠兄弟畫境而守蜀東南以西路兵

為天下嚴夫豈借工於別路哉

涼王挺薨

挺薨

止以羣盜為憂王鐸曰臣為

宰相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鐸守司

徒兼侍中充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

考異曰舊紀五年二月鐸自請督眾

討賊天子以宋威失策殺尙君長乃以鐸檢校司徒兼侍中門下侍郎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充諸道兵馬節統舊傳四年賊陷江陵

楊知溫失守宋威破賊失策舊議統帥盧攜傳高駢累立戰功宜付軍柄物議未允鐸廷奏臣願自率諸軍潯陽盜朝議然之五

年以鐸守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充諸道行營兵馬都統今從實錄及新紀表

五月辛卯

敕賜河東軍士銀耳將賀公雅所部士卒作亂焚掠三城

新書地理志居

自高祖起兵於潯陽自天授以來以為北都而晉陽宮仍舊不廢宮在都之西北宮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都城左汾

右晉潯陽在中長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廣三千一百二十步周萬
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其崇西大汾東曰東城貞觀十一年長史李
軌築兩城之間有中城武后時築以執孔目官王敬送馬步司節
合東城宮南有大明城故宮城也

度使李侃與監軍自出慰諭爲之聿敬於牙門乃定 秦甯節度

使李係晟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略王鐸以其家世良將奏

爲行營副都統兼湖南觀察使使將精兵五萬并土團屯潭州以

塞嶺北之路拒黃巢 河東都虞候每夜密捕賀公雅部卒作亂

道族滅之丁已餘黨近百人稱報冤將大掠三城焚馬步都虞候

張鐈府城都虞候郭咄家節度使李侃以軍府不安曲順軍情收

鐈咄斬於牙門并逐其家以賀公雅爲馬步都虞候鐈咄臨刑泣

言於眾曰所殺皆捕盜司密申今日冤死獨無烈士相救乎於是

軍士復大譟篡取鐈咄歸都虞候司尋下令復其舊職并召還其

家收捕盜司元義宗等三十餘家誅滅之己未以馬步都教練使

朱玟等爲三城斬斫使將兵分捕報冤將悉斬之軍城始定黃

巢與浙東觀察使崔璆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書求天平節度使

二人爲之奏聞朝廷不許巢復上表求廣州節度使

考異曰續資通鑑長編曰黃巢

先求廣府兼使相朝廷不與黃巢夏初兵屯廣南屢候敕旨不下

遂悉行攻劫黃巢以六月上表稱義軍百萬都統兼都廣等州觀

察處置等使末云六月十五日表秋遣內侍仇公度并廣南邕府

安南安東等道節度使指揮觀察使開國公食邑五百戶官告六

通又賜節度將吏空名尚書牒制官告五十通九月二十日仇公

度到廣州至十月一日巢與公度雜匹段藥物等五駟表函并所

賜官告並卻付公度表末云廣明元年十月一日上表公度等其

年十月二十九日至京如寶運錄所言則是廣明元年十月一日

巢猶在廣州也案其月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爲廣州市

巢已入長安今從舊紀

船大舟也唐置市舶司於廣州以招來海中蕃船

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亦不許乃

議別除官六月宰相請除巢

考異曰賊圍廣州仍與廣南節度使李迢浙東

府率從之

觀察使崔昭書求保薦乞天平節鐵道參上表論之實澤道參上表論諸嗣甚懇故乃詔公卿集議某又自表乞廣州節度安南節護軍自春夏其累大疫死者十三四欲陳有嶺表永爲巢穴乃議有是請左僕射于琮議云云時劉迂倚高駢成功不允其奏乃議除官或云以正員將軍陳之宰相亦沮其議乃除率府率舊集傳曰時高駢鎮淮南表請招討賊許之議加都統集乃渡淮僞降止駢駢遣將張憐帥兵受降於人長嶺巢禽許殺之因虜其眾尋南陷湖州遂據交廣社崔參乞天平節度朝議不允又乞除官時宰相外畋與崔密使楊復恭欲請授同正員將軍盧勣駢其議請授率府率如其不受請以高駢討之新集傳曰有詔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集進寇廣州貽李迢書求表爲天平節度使又脅崔參言於朝宰相鄭畋欲許之張勣出令致執不可集又乞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問右僕射于琮議云云又拜集率府率舊盧勣傳亦皆以爲闕議授集率府率案此時勣已罷相今從實錄

河東節度使李侃以軍府數有亂稱疾請尋醫敕以代州刺史康傳圭爲河東行軍司馬徵侃詣京師秋八月甲子侃發晉陽尋以東都留守李蔚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鎮海節度使高駢奏

請以權舒州刺史鄭幼復充出後守浙西遣都知兵馬使張璘將

兵五千於郴州守險兵馬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要

遮臣將萬人自大庾嶺趣廣州擊黃巢巢聞臣往必當遁逃乞敕

王鐸以所部兵三萬於梧桂昭永四州守險詔不許 九月黃巢

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訴執政急攻廣州即日陷之執節度使李迢

轉掠嶺南州縣巢使迢草表述其所懷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

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 考吳曰鸞騰錄曰陳李迢在寇復併

方知王仙芝已山東沒陳又向君長生送咸京遂召李迢而

害新紀十一月辛酉黃巢陷江陵殺李迢新傳曰其十月巢據荆

南齊李迢草表報天子迢不可巢怒殺之北史項言曰黃巢入廣

州執李迢隨軍至滑州令迢草表述其所懷迢曰某骨肉滿朝世

受國恩腕即可斷表終不為 冬十月以鎮海節度使高駢為淮
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以涇原節度使周寶為鎮海節度使

引本

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劉巨容為節度使寶平州人也

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

巢從之自桂州編大棧數十乘繫水沿湘江而下歷衡永州癸未

抵潭州城下李係嬰城不敢出戰巢急攻一日陷之係奔朗州

九城

志自潭州至朗州三百八十餘里巢盡殺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尙讓乘勝進逼江

陵眾號五十萬時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滿萬人王鐸留其將劉

漢宏守江陵自帥眾趣襄陽

九城志自江陵至襄陽四百四十里

云欲會劉巨容之

師鐸既去漢宏大掠江陵

考異曰舊紀廣明元年二月巢陷潭州王鐸棄江陵奔襄陽漢宏大掠寶錄同

月湖南奏黃巢賊眾自衡永州下十月二十七日攻陷潭州新巢傳曰廣明初賊自嶺南寇湖南諸郡攻潭州陷之舊巢傳巢欲據南海之地坐邀朝命是歲自春及夏其眾大疫死者十三四眾勸請北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廣明元年北踰五嶺犯湖湘江浙案舊紀傳皆云廣明元年敗王鐸今月日從實錄事從舊紀又據舊紀傳則劉漢宏本王鐸將鐸去而漢宏留江陵大掠遂爲盜也實錄用之而於鐸奔襄陽下添先是字若鐸在江陵漢宏時爲募盜安能入其城大掠借使漢宏先會寇掠江陵與黃巢事了不相干

何必言後半月餘賊眾乃據其城也吳越簡史云漢宏本兗州小吏領本州兵禦巢寇遂殺將首劫輜重而叛後命前濠州刺史崔錯招降之據此則漢宏本羣盜也新傳用之而云釋招降之或者漢宏本羣盜中聞降釋為部將釋去江陵漢宏復大掠為盜其後又降於崔錯也焚蕩殆盡士民逃竄山谷會大雪僵尸滿野後旬餘

賊乃至漢宏兗州人也帥其眾北歸為羣盜 閏月丁亥朔河東

節度使李蔚有疾以供軍副使李邵權觀察閏後監軍李奉臯權

兵馬留後己丑蔚薨都虞候張錯郭咄署狀絀邵以少尹丁球知

觀察留後 十一月丙辰朔兩日並出而讞 戊午以定州已來

制置使葛年王處存為義武節度使河東行軍司馬鴈門關已來

制置使康傳圭為河東節度使 四朝志宣宗大中五年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行營高勗制置等使

制置使之名始此 黃巢北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淄州刺史曹

全最合兵屯荆門以拒之 九域志襄陽南至荆門二百七十餘里 賊至巨容伏兵林

中全最以輕騎逆戰陽不勝而走賊追之伏發大破賊眾乘勝逐

北比至江陵

九域志荆門南至江陵一百六十五里

俘斬其什七八與尚讓收餘

眾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

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甯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畱賊以爲富

貴之資眾乃止全最渡江追賊會朝廷以泰甯都將段彥謨代爲

招討使全最亦止由是賊勢復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轉掠饒信池

宣歙杭十五州眾至二十萬 康傳圭自代州赴晉陽庚辰至烏

城驛張錯郭咄出迎亂刀斫殺之至府又族其家 十二月以王

鐸爲太子賓客分司 初兵部尚書盧攜嘗薦高駢可爲都統至

是駢將張濬等屢破黃巢乃復以攜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凡開

東節度使王鐸鄭畋所除者多易置之

馬盧攜倚高駢以誤國張本

是歲桂

陽賊陳彥謙陷柳州殺刺史董岳

唐廣明元年春正月乙卯朔改元寬嶺南荆湖河中河東賦稅十

之四 沙陀入雁門關寇忻代二月庚戌沙陀二萬餘人逼晉陽

辛亥陷太谷

宋白曰太谷縣本漢陽邑縣隋開皇十八年改名太谷

遣汝州防禦使博昌諸

葛爽帥東都防禦兵救河東 河東節度使康傳圭專事威刑多

復仇怨弭取富人財遣前遮虜軍使蘇宏軫擊沙陀於太谷至秦

城遇沙陀戰不利而還傳圭怒斬宏軫時沙陀已還代北傳圭遣

都教練使張彥球將兵三千追之壬戌至百井

百井鎮在太原陽曲縣

軍變

還趨晉陽傳圭閉城拒之亂兵自西明門入殺傳圭監軍周從寓

自出獄諭乃定以彥球爲府城都虞候朝廷聞之遣使宣慰曰所

殺節度使事出一時各宜自安勿復憂懼 左拾遺侯昌業以盜

賊滿關東而上不親政事專務游戲賞賜無度田令攷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田令攷見而惡之乃置其元疏偽作奏章以激怒帝其略曰陛下不納李蔚杜希教之諫臣乃明祈五道暗祝冥官悚息於班列之中願早過閻浮之世又曰受爵不逢於有德之君立戟每佐於無道之主又曰不望堯舜之年得同先帝之日又曰明取尹希復指揮暗敕王士成進狀疆奪波斯之寶貝抑取茶店之珠珍渾取匱坊全城般運又曰莫是唐家合盡之歲爲復陛下壽足之年上覽之大怒令宣徽使宣云侯昌業付內侍省候進止翌日午時又使內養劉季遠宣口敕云侯昌業出自寒門擢居清近不能自慎妄奏閒辭謗訕萬乘君王毀斥百辟卿士在我彝典是不能容其賜自盡

補註向諫侯昌業疏其非有從之言近讀王應麟困學

紀聞則是田令孜偽作以陷

昌業乃釋吾疑因改從其言

上好騎射劍槊法筭

唐國子監有筭學博士掌

後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陽周髀五經等說述輯古為專業皆法筭也

至於音律誦博無不精妙好

蹴鞠鬪雞與諸王賭鵝鵝一頭價至五十緡尤善擊毬嘗謂優人

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野豬笑對曰若遇堯舜

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為大笑度支以用度不足奏

借富戶及胡商貨財敷借其半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

蜂起皆出於飢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高駢奏改楊子院為

發運使

楊子院舊置酒後今改發運使宋制江淮發運使本此

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

軍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敬瑄許州人田令孜之兄也

田令孜本姓陳鳳通

中隨義父入內侍省為宦者遂冒田姓

初崔安潛鎮許昌

許昌許州也忠武節度使治所

令孜為敬

瑄求兵馬使安潛不許敬瑄因令孜得隸左神策軍數歲累遷至

大將軍令孜見關東盜日熾陰爲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

心左神策大將軍楊師立牛勛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

三川敬瑄得第一

凡擊毬立毬門於毬場設賞格天子按轡入毬場諸將迎拜天子入講武場升御座諸將

羅拜於下各立馬於毬場之兩偏以俟命神策軍吏讀賞格訖都教練使放毬於場中諸將皆驅馬趨之以先得毬而擊過毬門者爲勝先勝者得第一符其餘諸將再入場擊毬其勝者得第二籌焉○擊音棟又音庚即以爲西川節度使

代安潛 辛未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從譔同平章軍充河東

節度使康傳圭旣死河東兵益驕故以宰相鎮之使自擇參佐從

譔奏以長安令王調爲節度副使前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

龜爲節度判官前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趙崇爲觀察判官前進

士劉崇魯爲推官

進士及第而於時無官謂之前進士

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

多也崇龜崇魯政會之七世孫也

劉政會唐初功臣

時承晉陽新亂之後

日有殺掠從譙貌溫而氣勁多謀而善斷將士欲爲惡者從譙輒
先覺誅之奸宄惕息爲善者撫待無疑矩張彥球有方略百井之
變非其本心獨推首亂者殺之召彥球慰諭悉以兵柄委之軍中
由是遂安彥球爲從譙盡死力卒獲其用 淮南節度使高駢遣

其將張璠等擊黃巢屢捷盧攜奏以駢爲諸道行營兵馬都統

考異

曰續資治通鑑長編駢上表及告詔云今以卿爲諸道行營都統應行
營將士兵馬悉受指揮詔旨未到之閒朝廷猜貳續較律不許行
三里坐甲不討黃巢自此稱盛德紀傳王鐸出征荆南亦爲諸道
行營都統而實錄及新紀表皆云爲南面行營都統舊紀乾符四
年六月以駢爲淮南節度使江西招討使六年十月以駢爲淮南
節度使江前行營招討使廣明元年三月朝廷以駢執衆無功乃
授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駢傳四年爲鎮海節度使尋授諸道兵
馬都統六年冬徙河南節度使兵馬都統如故盧攜傳曰及王鐸
失守罷都統以高駢代之實錄五年六月駢移鎮海六年正月以
駢爲諸道行營兵馬都統仍賜詔如實錄五年六月駢移鎮海六年正月以
亦如之十月駢徙淮南依前充都統案駢表請追鄭元復備守勳

西則是在嶺海時也詔云周旋六鎮則是駢已移淮南後也六鎮謂安南天平西川荆南道海淮南也又詔云今以勳為諸道都統則似移淮南後方為都統也疑駢在浙西方為招討使既破賊軍乃以滅巢為己任上表請布置諸軍自攻巢於廣州及王鐸敗盧勗遂以駢代之勗欲重其權故為諸道都統若駢先為諸道都統鐸但為南面都統則鐸已在駢統下可以指揮不須云乞降敕指鐸詳也且鐸自宰相都統詔討賊故立都統之名不應同時有兩都統也其在浙西領江西招討使者時黃巢方掠虔吉饒信故也今從舊傳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土客之民共七萬紀及盧勗傳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土客之民共七萬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

為朝廷為駢所誤本

安南軍亂節度使曾表出

城避之諸道兵戍邕管者往往自歸夏四月甲申朔京師東都

大雨雹大風拔木宮殿鴟尾皆落丁酉以太僕卿李琢為蔚朔

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琢聽之子也

考異曰琢作琢者誤也

張璘度

江擊賊帥王重霸降之屢破黃巢軍巢退保饒州別將常宏以其

眾敗萬降璘攻饒州克之巢走時江淮諸軍屢奏破巢率皆不實

宰相已下表賀朝廷幸以自安 以李琢爲蔚朔節度使仍充都

統 以楊師立爲東川節度使牛勗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田令孜之志也

以諸葛爽爲北面行營副招討 初劉巨容旣還襄陽荆南監

軍楊復光以忠武都將宋浩權知府事泰甯都將段彥謩以兵守

其城詔以浩爲荆南安撫使彥謩恥居其下遂有隙先是復光父

嘗監忠武軍浩已爲大將見復光不爲禮及是復光構彥謩令殺

浩時浩禁軍士翦伐街中槐柳彥謩部卒犯令浩杖其背彥謩怒

挾刃馳入拜其二子殺之復光奏浩殘酷爲眾所誅詔以彥謩爲

朗州刺史以工部侍郎鄭紹業爲荆南節度使 五月丁巳以汝

州防禦使諸葛爽爲振武節度使 劉漢宏之黨寢盛侵掠宋克

甲子徵東方諸道兵討之

東方諸道宣武忠武義成天平泰甯平盧感化也

黃巢屯信

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璠急擊之巢以金啗璠且致書請降於高
駢求保奏璠欲誘致之許爲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
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
廷許之賊謂知諸道兵已北度淮乃告絕於駢且請戰駢怒令璠
擊之兵敗璠死巢勢復振考異曰舊紀是歲春末賊在信州疫癘
食陷牙仍致書高駢乞保明歸國駢信之許求節鉞時昭義武甯
義武等軍兵馬數萬赴淮南駢欲收功於己乃奏賊已將殄滅不
假諸道之師竝遣還淮北賊即謂軍已退以求節鉞不獲暴怒與
駢絕請戰駢怒令張璠整軍擊之爲賊所敗臨陳殺璠賊遂乘勝
度江攻天長六合等縣駢不能拒且自謂而已朝廷聞賊復振太
憲高駢傳曰廣明元年夏黃巢自嶺表北趨江淮由采石渡江璠
勸天長欲擊之黃巢傳曰巢乃渡淮僞陷於駢駢遣將張璠率
兵受降於天長璠集擒璠殺之實錄五月璠已爲巢所殺七月巢
乃過江其言璠所以死與舊紀同新紀傳皆與實錄同據舊傳則
璠死在江北也舊紀及實錄新紀傳璠死在江南也案璠已死巢
又陷睦州婺州宣州然後
渡江璠死在江南是也

乙亥以樞密使西門思恭爲鳳翔監

軍丙子以宣徽使李順融為樞密使皆降白麻於閣門出案與將

相同唐制凡拜相必先一日中書納案遲明降麻於閣門出案會宴凡將相翰林學士草制謂之白麻西川節

度使陳敬瑄素微賤報至蜀蜀人皆驚莫知為誰有青城妖人乘

其聲勢帥其黨詐稱陳僕射青城縣漢江源縣地南齊置齊基縣後周改為青城以縣西北三十二里

有青城山也唐屬蜀州九正逆旅呼巡虞候緊馬甚急馬步使題

大夫覺其妄馬步使掌馬步軍蓋唐末節度身前職也執之沃以狗血即引服悉誅之

六月庚寅敬瑄至成都考異曰錦里耆舊傳云敬瑄九月二十五日上任案實錄敬瑄除西川在三月庚申

又雲南事狀敬瑄與布燮以下謀云某謬膺朝奇發長葛倫以六月八日到鎮上訖今從之黃巢別將陷睦

州婺州盧攜病風不能行謁告己亥始入對敕勿拜遣二黃門

掖之攜內挾田令孜外倚高駢上寵遇甚厚由是專制朝政高下

在心既病精神不完事之可否決於親吏楊溫李修貨賂公行豆

盧瑑無他材專附會攜崔沆時石啟陳常爲所阻 庚子李琢奏

沙陀二千來降琢時將兵萬人屯代州與盧龍節度使李可舉

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李克用遣大將高文集守朔州白將

其眾拒可舉於雄武軍鐸遣人說文集歸國文集執克用將傳文

達與沙陀酋長李友金薩葛都督米海葛安慶都督史敏存皆降

於琢開門迎官軍

考異曰實錄六月云國昌遣文達守蔚州七月云李琢赫連鐸奏破沙陀於蔚州降傳文達等

皆居正五代史記武皇令軍使傳文達起兵於蔚州高文集縛送李琢案國昌時在蔚州何必令文達守之今從群史

友金

克用之族父也

庚戌黃巢攻宣州陷之

劉漢宏南掠申光

趙宗政之還南詔也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說爲是且

曰南詔小蠻本雲南一郡之地

劉蜀分建甯水昌雷雲南郡

今遣使與和彼必

謂中國爲怯復求尙主何以拒之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瑑上

言大中之末府庫充實自咸通以來蠻兩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

四犯西川

咸通元年蠻陷安南二年陷邕州四年又陷安南進逼邕管明年又圍邕州十四年寇黔中咸通二年寇潯州

四年寇西川六年陷潯州十五年寇西川明徵兵運糧天下疲弊

牛逼成都乾符元年寇西川事並見前紀

徵兵運糧天下疲弊

踰十五年租賦大半不入京師三使內庫

度支戶部鹽鐵計之三使

由茲空竭

戰士死於瘴癘百姓困為盜賊致中原榛杞皆蠻故也前歲冬蠻

不為寇由趙宗政未歸去歲冬蠻不為寇由徐雲虔復命蠻尚有

覬望今安南子城為叛卒所據節度使攻之未下

節度使謂曾袞

自餘戍

卒多已自歸邕管客軍又減其半冬期且至儻蠻寇侵軼何以枝

梧不若且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益深

堅決犯邊則可矣乃作詔賜陳敬瑄許其和親不稱臣

考異曰實錄六月丙

申陳敬瑄奏請遣使和蠻丁酉中書奏請令百官集議甲辰百官議定壬子中書奏遣使案敬瑄此月八日上丙申乃十四日也奏

報豈能遽至今不取新傳先是南詔知蜀愾故張安南昭之會西
川節度使陳敬瑄申和親議時盧勣後輔政與豆盧瑑皆厚高駢
乃議通和今從雲南事狀雲南事狀又曰中書奏元宗冊蒙歸義
爲雲南王其子閣羅鳳和於吐蕃其孫興牟尋卻歸朝廷自請改
雲南王賜號南詔德宗資之至會孫蒙豐祐杜悰奏以入朝人多
減之後索質了舊爲有復卷未載陳敬瑄與雲南書牒或稱鶴拓
或稱大封人雲南事狀不著撰人姓名似盧勣奏草也令敬瑄錄詔白并移書與之仍增賜

金帛以嗣曹王龜年爲宗正少卿充使以徐雲慶爲副使別遣內

使共齎詣南詔 秋七月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

采石成在宣州

當塗縣西北渡江卽和州界天寶元年分江都六合高郵三縣地
置千秋縣大寶七載改爲天長六合漢堂邑縣地東晉屬秦郡北
齊改秦州後周改方州隋曰六合縣唐立屬揚州宋白曰六合縣
春秋時楚之棠邑秦滅楚以棠邑爲縣九域志天長在揚州西一
百一十里六合在
眞州西北七十里 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
公爲安危今賊數十萬眾乘勝長驅若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
地以擊之使踰長淮不可復制必爲中原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

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諸將嚴備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稱賊六十餘萬屯天長去臣城無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朝野雖有謂駢不足恃者然猶庶幾望之及駢表至上下失望人情大駭詔下責駢散遣諸道兵致賊乘無備度江駢上表言臣奏聞遣歸亦非自專今臣竭力保衛一方必能濟辦但恐賊遲遲過淮宜急救東道將士善爲禦備

東道謂關東諸道

遂稱風痺不復出戰

考異曰舊駢傳駢怨朝議有不附己

者欲賊縱橫河洛令朝廷聲振則從而誘之大將畢師澤說駢云云駢駭然曰君言是也即令出軍有發將呂用之以左道招駢駢頗用其言用之雖非等立功即奪已權從容謂駢曰若公勦巢高矣妖賊未殄朝廷已有聞言賊若肅平則威望廣主功居不賞公安稅駕邪爲公良畫莫若觀變自求多福駢深然之乃止諸將但握兵保境而已爲應錄朝廷幾駢以文以武國之名將今此黃巢必無妻於淮河也時淮南表至云今大寇忽至入臣封疆未可綿供狼狐必能晦沈大眾但以山東兵士屯駐揚州各思故鄉臣

遂放去亦具聞奏非臣自專今奉詔書責臣無備不合放回武勇
又告威危致勞敵兵勢於往返臣今以竄擊眾然曰武經與賊交
鋒已當數陳祖威勝捷不落盜謀固護一方臣必能了但慮寇設
深計支和官軍速還湖淮彼岸無敵即東道將士以至藩臣繫朝
廷速下明詔上委中書門下速與商量表至中書咸有異議遂京
國士庶浮誇曰興云淮南與巢衷私通連自固城池放賊逃淮也
妖亂志曰廣明元年七月黃巢自采石北渡直抵天長時賊內土
客諸軍尚十餘萬皆良將動兵議者有征寇奔犯關防之患悉願
盡力死戰用之慮其立功之後侵奪已權謂勅海曰黃巢起於羣
盜遂至橫行所在雄視望風瓦解天時人事斷然可知今公既統
疆兵又居重地祗得坐觀成敗不可更與爭鋒若稍損威名則大
事去矣勃海深以爲然竟不議出軍巢遂至北焉初巢寇廣陵也
江東諸侯以勃海屯數道勦卒居將相重任巢江一遁逃耳固
可掉折箠而擒之及聞安然度淮由是方輿莫不解體案騎宿將
豈不知賊並進之後不可復制若怨朝議不附己者則尤欲破賊
立功以誦執讒慝之口若縱賊過淮乃適足資議者之言非所以
消謗也借使騎實有意使賊震驚朝廷從而誅之則賊入汝洛之
後當晨夜追擊以爭功名豈得退坐守淮兩數年逗遛不出兵乎
又舊傳呂用之云恐成功不賞妖亂志云恐敗盟附損威名夫大
功既成則有不賞之懼豈有未戰不知勝負深憂威名震主乎
爲部從控扼江淮而擁兵縱賊使安然度其於威名獨無損乎
雖用之淺謀無所不至騎自無參酌一至此耶蓋驍好騎矜大言

自恃累有戰功謂巢烏合疲弊之眾可以節制誘致淮南而取之不意巢初無降心反為所欺張瑄驍將一戰敗死巢施濟采石諸軍北去見兵不多復狼狽恐自保不暇故敵兵退縮任賊過淮非故欲縱之實不能制也盧攜聞於知人致中原覆沒驍先銳後卻致京邑邱墟呂用之妖妄妄回致廣陵塗炭皆人所深疾故眾惡歸焉未必實然也又唐末見聞錄廣明二年十二月五日黃巢傾陷京國轉牒諸軍據牒云屯軍淮甸牧馬潁陂則似在淮南時非入長安後又續寶運錄云王仙芝既叛自稱大補均平大將軍兼海內諸豪帥都統傳檄諸道其文與此略同末云願垂聽知謹告乾符二年正月三日此蓋當時不逞之士偽作此文託於仙芝及巢以譏斥時病未必二人實有此檄牒也

詔河南諸道發兵屯澉水泰甯節度使

齊克讓屯汝州以備黃巢 辛酉以滑州刺史曹全最為天平節

度使兼東面副都統 劉漢宏請降戊辰以為宿州刺史

考異曰實錄漢

宏寇擾荆襄王鐸遣前濠州刺史崔鐸招之至是始歸降辛未漢宏奏請於濠州刺史歸降後詔褒之案鐸奔襄陽漢宏始原任陵坂去鐸尋分司蓋未分司時是詔之又戊辰漢宏除宿州云至是始降是已降也辛未又云請於濠州歸降者朝廷聞具降戊辰已除官而辛未漢宏表方至也

李克用自雄武軍引兵還擊高文集於朔州李

可舉遣行軍司馬韓元紹邀之於藥兒嶺藥兒嶺在武軍西大破之殺七

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盡忠懷信與克用同起兵於蔚朔者也又敗之於雄武

軍之境殺萬人李琢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眾皆潰獨

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靼宋白曰達靼者本東北方之夷蕃鞬鞬之部也貞元元和之後奚契丹漸盛多

為攻劫部眾分散或投屬契丹或依于勃海漸流徙于陰山其俗

語訛則謂之達靼唐咸通末有首領每相溫于越相溫部帳于漠

南隨草畜牧李克用為吐渾所困嘗往依焉達靼善騎之及拔鴈

門節度使二相溫帥族帳以從克用收復長安逐黃巢於河南皆

從服有功由是俾牙子詔以鐸為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吐谷

渾白義誠為蔚州刺史薩葛米海萬為朔州刺史加李可舉兼侍

中達靼本鞬鞬之別部也居於陰山歐陽修曰鞬鞬本在契丹東北後為契丹所攻部族分

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靼洪景盧曰蕃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近似

以天竺語轉為捐而篤身毒充髮語轉而為吐蕃達靼乃鞬鞬也

契丹之讀如契惟新唐書有音冒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達靼使取

頓讓如塞突惟舊唐書音義有之

經台通鑑前卷三百五十三唐紀六十九元

田補樓

李國昌父子李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鞭木葉或懸鍼射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耶達旦知無留意乃止

赫連鐸益說誘達旦親豪帥以李克用父子才勇久留達旦必將并有其帥落故使殺之

克用與其豪帥言欲與之南向勤王達旦豪帥知其志大決不同久居監山關并其部落彼既無圖我之心我何苦殺之於是遂止

崔安潛之在西川也悉更除高駢弊政吏民有倚駢爲姦利者悉案誅之駢由是怨安潛而盧攜素與駢厚乃誣安潛以罪八月甲午以安潛爲太子賓客分司九月東都奏汝州所募軍李光庭等五百人自代州還過東都燒安喜門焚掠市肆由長夏門去

燒洛城東北門由東門去

黃巢眾號十五萬曹全鼓以其眾六千與之戰

頗有殺獲以眾寡不敵退屯泗州以俟諸軍至併力擊之而高駢

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最破之 徐州遣兵三千赴潞水過許昌徐

卒素名凶悖節度使辭能自謂前鎮彭城

乾符初能鎮徐州今鎮許

有恩信於

徐人館之毬場及募徐卒大譟能登子城樓問之對以供備疏闕

慰勞久之方定許人大懼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潞水行未遠

聞之夜引兵還比明入城襲擊徐卒盡殺之且怨能之厚徐卒也

遂逐之能將奔襄陽亂兵追殺之并其家岌自稱留後汝鄭把截

制置使齊克讓恐爲岌所襲引兵還兗州

齊克讓本秦南節度使引兵還鎮

諸道

屯潞水者皆散黃巢遂悉眾度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

先是徵振武節度使吳師泰爲左金吾大將軍以諸葛爽代之

師泰見朝廷多故使軍民上表留己冬十月復以師泰爲振武節

度使以喪爲憂綏節度使黃巢陷申州遂入潁宋徐兗之境所
至吏民逃潰羣盜陷澧州殺刺史李詢判官皇甫鎮鎮舉進士
二十三上不中第詢辟之賊至城陷鎮走問人曰使君兒乎曰賊
執之矣鎮曰吾受知若此去將何之遂還詣賊竟與同死